思菴集

人

附録

廿三

思菴先生文集卷之五

附錄

領議政　贈謚文忠公思菴朴先生行狀

本貫忠淸道忠州牧

曾祖考宜川郡事　贈吏曹判書諱蘇

妣　贈貞夫人固寧吳氏

祖考成均進士　贈議政府左贊成諱智興

妣　贈貞敬夫人羅州鄭氏

妣　贈貞敬夫人利川徐氏

考漢城府左尹　贈議政府領議政諱祐

妣　贈貞敬夫人棠岳金氏

先生諱淳字和叔少號青霞子後改思菴其先譜失不可考可譜者自副正諱英始於先生爲十一代祖自是世有衣冠僉議評理諱得升知都僉議司事諱世梁最顯於世都僉議司事是生諱光理仕麗末官民部議郎贈司僕寺正即先生高王考也曾祖考以下之贈皆以先生貴推恩朴氏初居湖西判書公墓亦在懷德貞民驛賛成公始以徐夫人之鄉移居光州議政公又遷羅州盖亦夫人之鄉云自是遂爲湖南人議政公號六峰即己卯名賢訥齋祥之季也訥

齋以文章節行重一世六峰亦以文行名少魁司馬
繼登大科有眉山二蘇之稱其行業備在林石川億
齡所著碣文金夫人生員孝禎之女縣監琮之孫也
先生胚胎前光淵源有素乃以嘉靖癸未十月日生
于羅州之村舍先生生而有異質六歲金夫人見背
往依光州庶母家其與羣兒遊戲輒爲揖讓進退之
節八歲開口詠物吐辭驚人隣有訓蒙者却不教曰
吾敢爲師之哉議政公自經己卯士禍常慨然惟日
飮無何一日乘醉命作飮酒詩先生應唯成章議政
公吐舌曰老勝當屈十八中進士聲華藹然所樂

不存於此乃從徐花潭受業花潭甚加奬許丁未丁
議政公憂先生常慟早失先妣每臨祭悲涕盈袖見
者感動至是又遭巨創水漿不入口者三日過初朞
猶啜粥盡三年廢書不敢讀人不見其笑齒祭奠必
親具廬墓之下毁瘠疑死杖而後起己酉冬制除歸
家月餘卽携書入山讀書逾年而後返癸丑秋 明
廟設庭試親試一經先生講中庸神姿爽朗擧止雍
容辨釋奧義應對精敏羣臣目屬卽賜第第一拜成
均館典籍移拜工曹佐郎戊午由兵曹轉佐天官又
移弘文館修撰校理吏曹正郎賜暇湖堂己未秋承

命製昭烈訪諸葛圖十韻排律親書畫簇以進 上
又御翠露亭命賜暇諸臣殿講製述先生亦與焉
上賞眷有加親執青鍾滿酌以飲之皆迷醉日暮罷
出各賜蠟燭還家以踵蘇軾金蓮燭故事一時榮之
翌年正月拜議政府檢詳俄陞舍人時有詔使聲息
爲遠接使鄭林塘惟吉從事官詔使不果來乃罷秋
以災傷御史巡審湖西十月拜司僕寺副正辛酉春
拜弘文館應教五月特命罷黜卽歸羅州舊業時玉
堂方議林百齡諡領相尹元衡以同盟當路方仇視
直言士先生入館察同僚皆刼刼有內顧意盖褒固

可羞貶輒挑禍舉依違兩端故延其事先生奮然議
上曰昭恭按謚法既過能改曰昭容儀恭美曰恭貶
之也元衡見即暗噫倡言於朝曰彼百齡國之元勲
謚無忠字意在叵測將欲鞫治士林忷懼先生怡然
不動副應教朴謹元懼甚求救於戚里權貴朝臣多
陰勸改謚者謹元亦欲改之而先生終不從及政府
勘定以無忠字使改之不得已改以忠憲入啓時元
衡幷以前謚書入 上大怒欲置重辟賴安玹力救
只得罷黜初先生聞禍發將待命金吾遂入室更衣
坦坦而去家人不知其有事及遞官歸家幼女出迎

執手笑曰幾不得復見汝矣先生既歸鄉里與奇高峰往來講學以相樂十二月拜韓山郡守先生登第十年閉門自守一不到權貴之門沈鋼李樑等重其高名每欲屈致之而不能得樑凡三設宴以邀皆謝不往樑慚有怨言及製謚禍起鋼樑猶救之賴而得免然終不少屈樑大憾恨於是 上出爲是職及陛辭引見以送之明年之任爲治清簡每衙罷輒處松亭課日讀書傍郡學者聞風坌集者踵相接期年而一境父母之及去立石頌德癸亥七月拜成均館司成九月進拜侍講院輔德俄遭 順懷世子喪悲痛

特甚製進挽辭有承華已作傷心地玉漏猶傳問寢晨之句一時傳誦冬〔一本冬作十二月〕拜司憲府執義明年正月遷弘文館直提學上劄論時事閏二月陞拜通政大夫承政院同副承旨俄陞至左承旨呈告就閒十月拜吏曹參議又由左副承旨陞右承旨乙丑正月拜成均館大司成司諫院大司諫合司論李樑李戡尹百源等罪請依律蓋樑等有叙用之命兩司前已論請還收而按律之論發自先生也一日四五啓不許先生與大司憲李鐸等辭職引避 上命召慰諭使察職前後九辭始就職二月劾推吏曹判書宋麒壽以小

大之政奔走公相之家曲稟旨意之失同月辭遞諫職四月遭　文定王后國恤五月拜大司諫與大司憲李鐸論妖僧普雨之罪請誅得流竄絶島八月合司論尹元衡之罪又再劄論之遂削黜放歸田里先生初拜大諫即慨然曰劾冀斬憲挽回世道者吾責也死職耳因訪大司憲李鐸曰吾正元衡罪須公贊成鐸縮頸曰公欲赤老夫族耶公徐譬之鐸許之公喜甚馳還家不暇解衣取燭草彈辭翌日兩司幷劾明廟不忍於　母后遲回者月餘先生爭之愈力竟得惟允元衡既逐左議政沈通源猶居政府士心頗

鬱後亦相繼而黜百姓歌舞於道鄉閭之挾書爲儒者稍益發舒始乃公言父子君臣之道咸知順此則爲君子逆輒危辱不齒沛然有鄉道之志引領而拱竢者羣興焉於是選六行之士復枉死之官凡舊政之蠹國病民者一皆洗滌而退溪南冥倡於嶺南高峰大谷興於湖中牛栗諸賢次第繼起爲之後焉皆先生之力也人以　明宣末初之治擬之宋之元祐云冬特除司憲府大司憲階嘉善已而遞拜漢城府右尹丙寅春辭遞京兆付同樞六月荐拜副提學大司憲冬〻遞翌年自正月至夏初又爲都憲者二副學

者一六月叅判禮曹同月 明廟禮陟卒喪之前處
外不敢居內及後連遭 懿聖恭懿兩大妃喪皆持
是禮不變戊辰二月太監張朝行人歐希稷以 恭
憲大王諡祭來轉入京時先生爲儐姿容淸雅率禮
無愆詔使己心內起敬及見詩驚曰宋人物唐詩調
也吾輩斯强顔耳以香封綃綃等物送于本家令子
弟修答後成王詔使時再爲遠接使其見敬重亦如
歐公同月拜都憲翌月遞以伴送使往返西路拜兩
館大提學兼帶如例俄特拜資憲大夫漢城府判尹
七月成王詔使入京及其歸以伴使送至義州八月

復命陳啓請以文衡歸李文純公遂降提學差實錄
撰集廳各房堂上士論美其能讓俄而退溪辭遞先
生又還典文衡先生疾當時文體尚浮薄欲力變陋
習澡雪之論文章則首以班馬韓柳李杜爲本論道
學則又以小學心經近思錄爲階梯無何退溪還山
高峰繼逝先輩後進之間士論亦隨以携貳翌年夏
於晝講與奇公大升陳文昭殿之議盖文昭殿 世
宗朝所設而卽漢之原廟也奸凶李芑等貶 仁廟
爲未逾年之君不入神主于文昭而祀于延恩卽
德宗位版所安之處也國人悲憤至是退溪及先生

奇高峰議欲於 明廟禫後與 仁廟同祔文昭殿
領相李浚慶以爲 仁廟旣祀于延恩不必祔文昭
於是物議譁然三司交章斥浚慶先生與奇公入對
中論 仁廟之不可不入文昭浚慶不得已屈意從
之前殿之制南北短而隘東西長而濶洽設五位外
更無餘地故有更制大作之議退溪又請於前殿依
古祫之制正 太祖東向昭穆南北之位又爲浚慶
所格知道之難行因以辭歸浚慶自此積不平於士
林以爲專務紛更遂與後進士類乖隔退溪所撰文
昭殿議亦以浚慶之故竟不得上七月拜吏曹判書

嫌其以新間舊累以疾辭　上終不許乃供職先生
爲政屏絕請囑一惟公道初宋四宰純在南中聞先
生判天曹語人曰請托將自此絕矣其爲前輩所重
如此庚午春見忤時相并兼帶力辭只遞冢宰以禮
判掌監試明年正月以實錄奉安往湖南仍受暇掃
墓於光羅兩鄉六月以參贊復拜吏曹判書秋特拜
崇政大夫議政府右贊成時士類雖據清要大臣皆
流俗論議矛盾洪曇金鎧等憑藉李浚慶共圖擠陷
皆不得及是浚慶再從弟元慶與　上舅鄭昌瑞潛
謀欲攻先生及士類物議嚚然衆疑未定　上特有

是命人心乃安冬請印朱子語類從之明年四月辭
遞賛成翌月復特授先生自春辭文衡至夏不止章
累上 上終不許又有是命七月李相浚慶臨卒上
遺疏請罷朋黨之漸盖指先生及一時士類也 上
大驚召大臣問曰朝臣誰爲朋黨者外議洶洶三司
及湖堂官皆上劄論斥浚慶之說栗谷李文成公亦
上朋黨疏以辨之同月擢拜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
政府右議政兼帶如例八月以登極使賀京師臨行
上引見宣醞親執爵以勸之華人素聞雅才沿道索
題者甚衆及入朝故事外國進奏者卒令由夾門入

先生爭曰陪臣出入旣聞命矣若表文則奉御 至尊豈宜由夾門禮部不能難許入正門遂爲定式畱館日禮部主事問開市曰寡君無所貿貨開市何爲華人稱之又明年二月還朝啓王守仁學術之不正誤了中土學者之弊翌月陞左揆冬以雷變祈免不得以未出身人通臺憲盖栗谷建請而先生與僚相亦請行故 上從之甲戌春筵臣又請撤去松都先聖像代以木版松都儒士上䟽請仍存諸大臣亦皆獻議外校之設雖或未盡於義至於埋置則未安獨先生以爲慢神悖理即當撤去 上竟從先生之議

焉三月辭遞拜判中樞府事先生引疾五告 上許
遞政院及大臣各三啓玉堂亦上劄請仍皆不納四
月陞領中樞府事七月復拜左議政乙亥正月 仁
順王后昇遐卒哭後禮官請仍舊以烏帽帶視事持
平閔純上疏請遵宋孝宗白帽帶之制 上命廷議
大臣權轍洪暹等皆以爲五禮儀不可改先生與僚
相力請以白衣冠視事 上從之夏請加贈徐花潭
職命贈右議政後賜謚文康公又倡議立嵩陽書院
於松都以祀圃隱鄭文忠公而以花潭配之秋被劾
於大諫許曄等引入乞免會 上候未寧且當拜

陵之禮四告後不得已乃出仕時載寧有奴殺主之
變鞫于禁府先生以委官按獄當初檢屍差誤獄久
不成先生請改檢終不能得情更請廣收廷議廷議
亦不一 上以屍帳相違命釋之六諫許曄於被殺
者切親也憤獄事不成與司諫金孝元共論以按獄
失實請推先生罷禁府堂上 上不從先是沈義謙
金孝元不相能由是先後輩有朋黨之漸許曄雖前
輩實爲後輩宗主先生雖以清名負士林重望而是
前輩故人或指爲義謙之友至是曄與孝元有是啓
先生乃謝病士林益疑孝元欲攻先生以孤義謙之

勢甚不韙之正言趙瑗啓言推考者照以笞杖之律
乃所以治庶官者何可施之於大臣諫院之請推非
也兩司又皆引避以爲請推大臣未見其不可也獨
大司憲金公繼輝與瑗同而仍論曄以屍親切族信
聽其言持論過中之失李文成公以副提學處置將
盡遞多官而出都憲與趙瑗著作洪迪李敬中等力
爭幷遞都憲此爲東西爭競之始云丙子春入侍言
綜核之政非盛世事徃簡有志之士所當培養又言
李珥欲去不可不勉留　上曰渠似是矯激待其成
熟而用之何妨且不顧事我何可奪其志乎先生曰

珥議論却是平和不是矯激人也其志只爲疾病且
欲居閒讀書耳自後每於經筵薦栗谷賢且才可用
時栗谷棄官歸鄉故先生以爲言冬辭遞拜判中樞
府事俄陞領樞丁丑 恭懿大妣薨時大臣權轍洪
暹禮判金貴榮等定以叔姪之服而以有繼統之重
加杖於期先生以爲 上於 榮靖己有祖孫之義
當服繼體之服若以叔姪論則諸侯絶旁期寧有服
期之理乎三司及郎舍力爭成服前一日始定爲三
年之服戊寅三月降判府事四月還陞領事兼領經
筵事己卯二月復拜領議政庚辰春有虹貫之變與

僚相辭職 上答曰此由於辟不辟忝厥位也卿等
何咎焉時兼管內局一日 宣祖暴疾先生馳詣闕
疾已惟幾先生與盧相守愼入見 上執手曰不幸
病至此恐不獲哲言嗣諸子皆幼煩公等調護守愼
悲泣不自勝公顧止之曰愼勿爾也乃進而徐譬之
時倉卒諸醫環視不敢下藥先生遽藥而進遂得徐
蘇時江原監司鄭澈啓請改築 魯山君墓又立標
石遣官致祭一依一品禮葬例啓下該曹該曹請如
狀啓 上議大臣先生以爲依該曹公事特舉闕典
實盛德事也 上從之於是封植 魯山君墓朝廷

命祭前代節義之人先生又獻議請祭吉冶隱再墓以飭勵風教明年正月以灾異辭職不許時先生在政府引進士類栗谷在臺諫牛溪被召一時淸明之士多聚于朝士氣激勵人皆想望而　上以甄別淑慝爲激以更張法度爲難故卒無所成適以灾異祈免而不得焉四月成牛溪上封事論進德經國之道上下示其疏先生回啓請嘉納且請兼經筵以備講學　上以兼經筵不可創新規後當更見答之後牛溪累疏乞歸　上又詢許歸當否先生又獻議請陞遷閒職兼帶參贊官量給過冬薪炭勿許退去以咨

治道 上命依前以間職入侍經筵又給薪炭且於
經筵請收用金孝元以滌東西 上不納時吏曹以
金孝元擬司諫 上曰致朝廷不靖者皆非也金孝
元只備庶官郎僚足矣何可擬於司諫乎後數日先
生啓於經筵曰東西之說乃閭巷雜談朝廷當不置
齒牙間也豈可以此廢棄可用之人乎金孝元才氣
棄之可惜近日東西之說尚未盡消故被駁者及置
散者皆以東西爲口實今若不用孝元則藉口者尤
衆矣 上曰雖不用孝元豈無可用者乎又於經席
承 問請豫畜財力以救饑饉且言幷省州縣之便

七月先生與大臣會議以玉堂諫院章劄所陳改貢案幷州縣久任監司三事啓請施行 上答曰 祖宗之法不可輕改姑寘勿擧翌日先生又以此事啓達請行 上命戶曹納前朝貢案然事竟不行李文成公請設經濟司使大臣領之而擇士類曉達時務者與選凡有建白皆下其司商議以革弊政羣臣啓訖 上謂先生曰羣臣啓辭何事可行先生以次下白而曰經濟司事不爲具由以啓故自 上以爲難行請更招問之文成進啓申論其可行 上終不納冬以掃墓乞暇往返鄕里壬午 黃王詔使之來以例

送迎於碧蹄館癸未二月慶源藩胡尼湯介作亂連陷本府及邊堡先生與本兵李文成夙夜在備局協力籌猷遣將備禦輸兵運餉舉無遺策上下依重先是先生於經席力言北路飢凶先事綢繆發數策入以爲迂及賊變軍興之糧始服其遠見三月命薦人才先生以成渾才德俱優金汝岉崔慶會徐益文武才能應命此外前後薦進人才如李青蓮後白金黃岡繼輝具鳳齡辛應時李山甫皆一時名德魁碩之士云七月兼兵曹判書肅謝後三啓力辭優批不許曰國事至此不得不兼之卿亦不得不臨亂盡瘁宜

與本曹協心竭力以副予眞叅先生嘗爲太僕提調及兼兵曹兩司騶直皆不許入私第氷蘗一節未足爲之輕重而即其素性然也同月被劾出江上時李文成公被三司所誣劾以專擅謾君先生前後或陳啓或入對備言文成臨難盡忠請敦諭出仕且言銓郎專用同類宜革郎薦以公進人之路至是文成已退歸坡山成牛溪被徵至京上疏歷論三司之朋讒奇中　上命召三公傳曰排擯李珥誰所爲也其朋姦之類又誰也辨別以啓毋更含糊先生請對極陳許篈宋應溉等乘時搆捏之狀應溉以大諫引避極詆

先生及文成文簡　上教曰設使爾言皆是今始言之是乃不忠也特命遞差兩司李塈成洛等合啓請罷數以十罪極其詆誣玉堂又劄請快從　上終不允右相鄭芝衍陳啓求解縣監尹希慶參奉邊士貞幼學申碟湖南儒生徐台壽等數百餘人相繼抗疏伸卞　上皆褒答王子師傅河洛又上疏論救都承旨朴謹元等啓以洛爲陰譎偏黨　上震怒特命盡遞謹元等諸承旨教曰幺麽數臣昵伏近密恣爲朋比杜絶人言眞小人而無忌憚者也又傳曰近爾三司之論劾宰輔以其交結義謙爲之赤幟焉不過以

義謙爲穽於國凡一時名臣賢士之異於己者必擠陷於其中也但見領相之爲人也松筠節操水月精神忠勇之度輔溫雅而成性清愼之德掩白玉而振彩今爾三司夙懷憤疾之意搆揑無形之語肆其誣誣無所不至天下後世謂爾輩何如人也雖論之十年豈有可從之理　上親製敎書命竄宋應漑許鈖朴謹元等三奸於極邊其餘三司黨奸之徒以特旨前後悉斥補外邑亦或坐罷應漑鈖初亦補外至是更加罪以竄時言者曰珥則渾也渾則某也不可以別人看　上敎曰其能以此說動予意乎噫蒿君子

也不患其有黨猶患其黨之爲少也予亦法朱子之
說欲入於珥渾之黨自今以後爾輩以予爲珥渾之
黨可也先生三告乞免傳曰辭章三上予心瞿然然
卿之心事奸臣之誣罔予不必煩諭今若許卿辭退
則是欲濟川者自折其楫耳予雖愚暗必不至此卿
速爲出仕撫定衆心又陳劄力辭輒慰諭不許　御
批有淸愼雅操愛人下士正色立朝允矣鎭物之喬
岳忠勤許國展也濟川之舟楫方切倚任之重詎容
休退之告等語出仕後又再啓力辭　上遂引見面
諭終不許甲申春啓言李文成不意身死其愛君憂

國之心未得施設宜舉贈典以褒其忠　上曰官至贊成追贈何闕命其道臣護送妻子顧視營葬乙酉夏引入辭遞拜領中樞府事鄭賊汝立初棄官歸鄉以讀書爲名聞栗牛兩賢爲一時儒宗來訪問學及栗谷歿後汝立以修撰入京見時議大變乃於筵中極攻牛栗松江及先生面斥其誇誕不靖則汝立并先生攻之不遺餘力蓋時牛溪亦退歸惟先生與鄭松江獨在朝端故李潑金宇顒等齮齕不已而汝立又附會詆斥先生乃引入告疾至三　上遣史官問遞仍當否於大臣右相鄭惟吉以爲一夫發言不完

虛實便斥相臣潛思後弊臣實未知其可於是 上
命不允批答四度又命不允批答後終遞免領西樞
屛居龍湖五月義州牧使徐益上疏歷陳汝立首叛
李文成前後反覆之狀且請慰安先生及鄭松江使
復其位三司迭相劾論秋兩司論罷靑陽君沈義謙
歷數其黨十三人皆一時名賢而以先生爲首遂編
爲黨籍生員李貴上疏斥兩司兩司金睟李潑又歷
詆先生及牛栗松江其啓略曰珥渾再入之後乃引
用李海壽白惟咸等置諸銓曹其行政用人不顧公
議一循私情盡斥其時攻己之人盡用異日失志之

徒班行之間多充以讒諂面諛之人國事日至於濁
亂此則珥渾平生憂國之心轉成誤國之計及珥死
後渾亦未久歸田淳澈主論甲申一年濁亂尤甚實
賴　聖明在上魑魅遁跡莫售其奸云蓋羣小之意
不在於義謙欲以義謙爲穽擠陷牛栗及先生一時
賢士而潑啓實爲之根柢　聖上前日之敎預燭其
情狀矣丙戌秋乞暇就浴永平椒井　上遣中使宣
醞於東都門外普濟院特賜胡椒虎皮時先生永辭
京輦題詩扇面以見志因卜築于縣之白雲溪上絕
口不道時事蕭然有出塵之想日事釣採間以吟嘯

村氓野老挈榼相就欣然對飮若將爭席學子來講輒忘寒暑所居有拜鵑窩二養亭白雲溪清冷潭吐雲牀蒼玉屛及散襟青鶴白鶴臺等名號冬在溪上上疏辭職　上遣史官諭之曰斂跡不歸其於自處得矣一時風氣之象不好前所以催卿上洛不使顚仆于草莽之間者非爲卿也有旨到日上道來居于京明年道臣又以病狀聞　上遣醫賫藥馳驛以救前後下教促召者三而終不起一馬一童放迹山水金剛白雲諸山遍歷窮搜所述詩什俱播人口時黨議日激私意滅公自乙酉以後金甌之卜不復與焉

重峯趙公累疏極論先生及牛栗松江之賢見斥羣小之狀且斥李山海李潑白惟讓等弄權亂政之罪重峯終以此竄配邊塞己丑七月先生易簀于溪上享年六十七是日朝詠詩不輟忽倚枕呻吟如有不安節謂高夫人曰我其逝矣俄而倏然乘化及屬纊天雨雷鳴其夜白氣漫天光芒燭地晃若明月山民望之驚訝朝而蹤跡則先生果卒矣訃聞命撤朝三日承旨致吊禮官致祭十月以禮葬于鍾賢山東支甲向原即拜鵠窩後麓先生嘗所自卜之地也是冬汝立謀逆支黨皆伏誅芝川黃公廷彧上劄請依張

曲江故事祭其墓事雖不行正議是之 仁廟朝賜
謚文忠謚法勤學好文曰文推賢盡忠曰忠士子等
配享於花潭書院光州永平皆建祠俎豆羅州則
顯廟戊申特命宣額竊惟先生天資温粹氣質清明
本之以孝悌持之以忠信仁義積於中英華發於外
屏黜元凶登進羣賢三入政府十年輔相以之朝著
清明民生安樂 聖主之所倚毗士林之所宗仰方
之於古人其司馬君實陳福公之儔歟德業隆赫輝
暎千秋又何待後生末學所可揄揚亦豈膚淺文字
所能摹寫惟當以前輩之筆記先哲之定論連綴而

備書之可乎曰好善疾惡出於天性寡合孤立閉門自守意思蕭散常在塵表言論慷慨不隨時好使人見之自然敬慕嘗誦韓魏公幸不失大節得見先人於地下足矣及韓魏公富貴易得名節難保等語以自砥礪云者乃前輩之說而記其少時者也曰清介有志操立朝常以憂國爲心至是爲善類宗主惓惓以接引名士爲務雖在台司門庭冷淡如無位云者乃先哲之論而記其中年者也曰與朴某相對炯如一條清冰覺神魂頓爽南來以後念之不寘云者退溪李文純之言也曰資性高明胷襟開豁有德有量

有學有識從善如流愷悌君子人云者眉巖柳文節
之言也稱之以表裏潔白憂國以誠又非李文成乎
許之以剖晳義理明卞愷切又非奇文憲乎蓋其志
氣沕合共相推重以爲當今第一流則成文簡公與
文成文節諸賢無以異也而松江鄭相亦與之同其
論故其哭先生之詩曰伯淳無福故天下也無福文
簡則曰拜鵠窩上三更月應照先生一片心嗚呼此
豈但一時諸賢之言若是前後華使之來亦無不悅
其儀度重其文章讚以爲宋人物唐詩調嗚呼此豈
但華使之言若是惟我 宣祖大王嘗教曰若朴某

松筠節操水月精神其爲君父所知獎又若是猗歟
盛哉淸陰相國曰花潭以理學倡松都先生游其門
得聞性理之說精深透悟同學者莫之先其聞道有
如此者以賢邪進退爲憂以國家安危爲念正言直
對羣陰破碎其善惡之下有如此者知道之不行言
之不用脫屣軒冕萬鍾一芥其恬退有如此者先生
可謂天地之間氣國家之瓌寶士林之宗匠文章特
其餘事爾白沙相國曰卞色而處於外終日對案冠
帶必正儀容必飭儼然對越游泳自得始焉望之只
瑩然冰鑑終焉卽之覺和氣襲人平坦樂易終日不

見有崖異行謹守世業田未嘗增一畝州郡問遺非親舊不敢受所識問訊不過起居而已至於臨大議定大計論議風發飭以儒雅莫能抗奪古云仁者必有勇其謂公乎又兩相之評其資性則曰金精玉粹潔清高邁玄翁論其文章曰淸卲淡潔詩尤警發力追李唐後來崔慶昌白光勳李達之流其源皆自公所倡始澤堂又曰吾詩不過傳數百年若思菴七絶十數篇則當與天壤俱弊終不可企及其爲詞壇巨公所歎賞又如此所著詩文經亂散失僅二卷刊行於世選又有所收拾者而未滿半卷配貞敬夫人濟

州高氏繕工監判官夢參之女叅判南世雄之外孫
也以嘉靖丙戌生幽閒淸愼配君子無違德後先生
十五年而卒壽七十九祔葬先生墓傍無子只有一
女適郡守李希幹有二子一女子莞別坐藻叅奉女
適士人尹起坡莞生一男二女男公望武科府使女
適郡守閔汝欽士人金公輔藻生四男一女男文望
縣監次著望次德望次英望女適士人安載尹起坡
有一女適知事李垌著望有子曰漢翊前某官實奉
先生蒸嘗重念先生諡狀已有李白沙所撰足以垂
示於後而惟拜罷進退之間不無闕漏失誤之處逕

竊不自揆曾於壬子間旣著年譜又述狀文而顧於末端摠論猶未撰完今始追補如右云歲己巳首夏

後學完山李選謹書

諡狀

李恒福撰

公諱淳字和叔姓朴氏自號思菴其先忠州人也初進士公生三男禎祥祐禎有文章早世祥卒官通政有集行于世世所謂訥齋先生者也祐進士壯元及明經第一家文行世難爲兄弟矣娶棠岳金氏女以嘉靖癸未十月生公公生而頴異色夷氣淸六歲金夫人入養於庶母與羣兒戲爲揖讓周旋之容及知

學問可迎縷解不煩提諭月開日益年甫八歲開口
詠物吐辭驚人隣有訓蒙者却不教曰吾敢爲爾師
哉及己卯禍起左尹公懼不免惟日飮以自晦一日
乘醉命公爲飮酒詩公應唯成章左尹吐舌曰老膝
當屈十八陞上庠丁未左尹捐館公水漿不入口者
三日過初朞猶啜粥盡三年廢書不敢讀廬墓之下
毁瘠疑死杖而後起吊者大悅服闋入山讀書踰年
而返癸丑八月首選庭試　明廟親試一經公神姿
爽朗擧止雍容辨釋奧義應對精敏群臣目屬卽賜
第第一授成均館典籍華聞彌彰先輩皆折輩行爲

交自是歷工兵吏三曹佐郎弘文館修撰校理吏曹正郎議政府檢詳舍人仍賜暇讀書堂其在玉堂議林百齡謚時領議政尹元衡以同盟舊勳當路柄用乙巳餘孽恃之爲城社勢方仇視直言士公入館察同僚皆刼刼有內顧色盖褒固可羞貶輒挑禍舉依違兩端故延其事公奮然議上曰恭昭按謚法旣過能改曰恭容儀恭美曰昭貶之也元衡見即噎噫倡言於朝曰彼百齡國之元勳謚無忠字意在叵測遂啓請鞫治公罪於是羣兇附麗方怒目視公已眈眈矣中外洶洶謂駭機朝夕當發賴安玹力救只得免

官歸初公聞禍發將待命金吾入室更衣坦坦而去
家人不知有事及免官歸家幼女出迎公執手笑曰
幾不得復見汝矣翌日歸羅州壬戌除韓山郡守每
衙罷輒處松亭課日讀書傍郡學者聞風坌集者踵
相接朞年而一境父母之明年徵爲成均館司成未
至逆拜侍講院輔德遷司憲府執義甲子由弘文館
直提學陞同副承旨乙丑以吏曹參議移長諫院慨
然曰劾冀斬憲挽回世道吾責也死職耳因訪大司
憲李鐸曰吾正元衡罪須公贊成鐸縮頸曰公欲赤
老夫族耶公徐譬之鐸許之公喜甚馳還不暇解衣

取燭草彈辭翌日兩司並劾 明廟不忍於 母后
遲回者月餘公爭之愈力竟得惟允元衡既逐左議
政沈通源猶居政府士心頗鬱亦相繼而黜百姓歌
舞於道鄉閭之挾書爲儒者稍益發舒始乃公言父
子君臣之道咸知順此則爲君子逆輒危辱不齒沛
然有嚮道之志引領而拱竢者羣興焉於是選六行
之士復枉死之官凡舊政之蠹國病民者一皆洗滌
而退溪南冥倡於嶺南高峰大谷興於湖中牛栗諸
賢次第繼起爲之後焉而張本之者皆公之力也自
是超遷爲大司憲兼大提學公又疾當時文體尚浮

薄欲力變陋習澡雪之論文章則首以班馬韓柳李
杜爲本論道學則又以小學心經近思錄爲階梯無
何退溪還山高峰繼逝先輩後進之間士論亦隨以
攜貳丁卯　明廟禮陟卒喪之前公處外不敢居內
及後連遭　懿聖恭懿兩大妃喪持是禮不變明年
中朝學士歐希稷奉詔而來公以禮曹判書爲遠接
使姿容清雅率禮無愆詔使已心內起敬及見公詩
驚曰宋人物唐詩調也吾輩斯强顔耳庚午移判吏
曹時宋四宰純退老湖南聞而喜之曰朴某秉銓關
節絶矣已而成天使憲之來公再爲遠接使見重如

歐公時壬申拜右議政其年 新天子卽位公朝京
進賀華人素聞雅才沿道索題者甚衆及入朝故事
外國進奏者率令由夾門入公爭曰陪臣出入旣聞
命矣若表文則奏御之尊豈宜由夾門禮部不能難
許入正門遂爲定式留館日禮部主事問開市公曰
寡君無所貿貨華人稱之 榮靖王妃卒有司議行
叔姪之服公建議以爲 上於 慈殿有繼體之義
當服三年 宣宗嘉其意從之庚辰以本職兼管內
醫院一日 宣宗暴疾公馳詣闕則疾已惟幾公與
左相盧守愼入見 上執手曰不幸病至此恐不獲

誓言嗣諸子皆幼煩公等調護守愼悲泣不自勝公顧止之曰愼勿爾也乃進而徐譬之時倉卒諸醫環視不敢下藥公遽藥以進遂得徐蘇先是公於經筵力言北道饑凶先事綢繆發數策人以爲迂及癸未之變軍興乏糧始服公遠見公與李栗谷珥籌猷廟堂擧無遺策 宣宗嘉之特命兼判兵曹事公嘗爲太僕提調及兼兵曹兩司騶直皆不許入私第氷蘗一節未足爲公之重輕而卽其素性然也及栗谷被彈歸成牛溪渾上章救解 上問大臣以渾疏是非及珥罪有無公首言時人與珥不相能至欲劾去非

公論也 上命竄言者時論大激至於兩司交章劾
公以護黨數其十罪 上曰朴某松筠節操水月精
神執不允公因是不安於朝退處江舍 上醫問交
道饋遺絡繹命有司官致其所不受祿敦諭出仕公
慭然入城臺彈再發復歸江上丙戌乞暇就浴于寒
泉 上遣中使宣醞于東都門外特賜胡椒虎皮公
因卜築于永平縣白雲溪上絕口不道時事蕭然有
出塵之想日事釣採間以吟嘯村氓野老挈榼相就
欣然對飲若將爭席學子來講輒忘寒暑所居有拜
鵑窩二養亭白雲溪清泠潭吐雲床蒼玉屏及散襟

青鶴白鶴臺等名號與至或一馬一僮放迹山水漫
遊金剛白雲等諸山傲然忘歸　上知公有長往之
志遣醫問疾下教促召者三而固卧不起一日朝起
詠詩不輟忽倚枕呻吟如有不安節謂高夫人曰我
其逝矣俄而倏爾而乘化是歲己丑七月二十一日
享年六十七及屬纊天雨雷鳴其夜白氣漫天光芒
燭地晃若明月山民望之驚訝朝而蹤跡則公果卒
矣以九月用治命禮葬于鍾賢山東支庚坐甲向之
原公娶高氏女生一女適郡守李希幹生二男一女
長曰莌次曰擇女適士人尹起坡莌初娶睦守欽女

生一女適閔汝欽再娶韓宗胄女生一男一女男曰公望彝娶洪策女生四男二女男曰文望著望德望英望女適安載次女適閔之釙尹起坡女適李垌高夫人後公十六年而卒柔閒清愼克媲公德公早知爲學之方受學於花潭先生得聞性理之說尤邃於易明睿之至考索精深而其悟透自得之力爲尤多及長遂大肆力於羣書以至老莊道佛之語秦漢以下百家之書靡不貫穿而尤長於詩天格淸婉意悟冲邁獨得元和正派有思菴集行于世樵厮皆能諷之中年事退溪先生多所啓發退溪晚年在陶山常

稱與朴某相對炯如一條淸氷覺神魂頓爽南來以後念之不置奇高峰亦言剖析義理明辨剴切吾所不及晩與牛栗兩先生定爲莫逆友嘗聞牛溪承命入城喜語人曰吾　王不亦爲豪傑之主乎密密結綢畢竟能綢得牛翁來矣時傳以爲美談及癸未禍起論者謂公與牛栗相善至稱淳卽渾渾卽珥終始三人貌異而心一　上曰善類相從何傷於道昔宋孝宗言我是朱熹之黨今以予爲珥渾之黨可也其見重類此嘗搆小齋扁曰雙翠辨色而處外終日對案冠帶必正儀容必飭儼然對越游泳有得則便欣

然色藹如也始焉望之只瑩然冰鑑矣卽之覺和氣襲人平坦樂易終日不見有崖異之行嘗言聖人之學不可他求日用行事到底順理卽此是道然若不先明其理又何以得事之正也此格致之序所以居修身之先也見人有善輒忘年倒廩爲交屛所挾焉出入相府十五年惟謹守世業田未嘗增一畝州郡問遺非親舊不敢受所識問訊不過起居而已至臨大議定大計論議風發飭以儒雅莫能抗奪古云仁者必有勇其謂公乎年月日謹狀

神道碑銘 幷序

宋時烈撰

國朝屢更士禍至於乙巳而極矣世道大變斯文倒地聖賢之書指爲禍胎士子所事時文而已而國勢之危已甚矣天佑我東士流蔚興　明宣之際治敎大明爲士者誦法孔孟程朱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庶幾乎三代之隆矣當是時主張淸議引進士類卓然爲領袖者曰思菴先生朴公諱淳字和叔其人也世運平陂時論乖張公遂跋疐奔迸德業中沮至今爲識者之恨焉公忠州人朴氏譜自高麗副正英八世而有曰蘊始仕本朝爲殷山郡事是生智興成均進士是生祐　生員壯元明經及第官至右尹號六

峰其兄祥世稱訥齋先生爲己卯名賢六峰娶棠岳
金氏女生公于嘉靖癸未姿禀絶異色夷氣淸金精
玉潤八歲開口詠物輒驚座人隣有教師曰吾不敢
爲爾師六峰甞以文自負見公作曰老膝當屈矣十
八成進士受學於徐先生敬德丁未六峰歿廬墓毁
幾滅性練後猶啜粥服闋入山讀書逾年而歸訪耻
齋洪仁祐講横渠太和等篇耻齋歎曰可與共學其
惟和叔乎癸丑　明廟以經書親臨試士公舉止雍
容辨繹精透庭中屬目遂賜第居首歷數官爲吏曹
佐郎弘文館修撰校理賜暇湖堂一日　上召對湖

堂學士講論經理且命製述親執青鍾滿酌以侑而
又倣蘇軾金蓮燭故事以送之翌日大臣尚震等率
諸殿陛陳謝一時以爲盛事爲檢詳舍人奉命檢究
于湖西陞弘文應教時館中將議上林百齡謚號百
齡當乙巳士禍與尹元衡鄭順朋許磁李芑逞其姦
兇圭菴宋文忠以下諸賢無遺類而告廟錄勳矣元
衡以肺腑親方爲領相執國命姦黨視爲城社視正
士眈眈百齡如不得美謚則大禍復作矣以故館中
相顧依違公獨奮然議定曰恭昭蓋衮鉞間矣元衡
喑噫曰林公國之元勳然謚無忠字意在叵測將鞫治

士類茲懼而公夷然　上將置重典有救者只命罷
黜始公將待命金吾入室更衣坦坦而出家人不知
有事及歸幼女出迎公執手笑曰幾不得復見汝矣
翌日南歸壬戌除韓山郡守期年而政成邑民愛戴
如父母每商罷輒處亭舍課日讀書傍郡之士聞風
坌集癸亥以成均館司成召入歷侍講院輔德司憲
府執義弘文館直提學劄論時事陞爲承政院同副
承旨自是每承旨有闕公名未嘗不在焉由吏曹參
議移司諫院大司諫遞復拜論妖僧普雨罪請寘法
又論黜元衡蓋自乙巳以來元衡與百齡許磁等結

爲腹心芟刈士流流毒百姓國勢臲卼將不保朝夕
公慨然歎曰劾冀誅憲挽回世道吾責爾就議於大
司憲李公鐸李公難之公徐譬而始許焉公歸不脫
朝服取燭草啓逕明入啓時 文定薨才五月 上
不忍遽允公爭益力遂陞左議政沈通源而逬黜百
姓歌舞於道中外之以儒爲名者沛然有向善之心
於是選六行之士以清仕路伸雪冤死之人復其官
爵凡係蠹國害民之事一切革罷而文純公以下羣
賢皆以世道爲己任相與先後焉蔚然有元祐之望
當其孚號之初文純亦且疑而危之匪公則難矣特

拜司憲府大司憲自是旋 遞旋拜丙寅爲副提學以
書勉文純公赴朝隆慶丁卯 明廟昇遐翌年戊辰
行人歐希稷以 皇帝命來頒 大行謚號公以遠
接使往迎詔使見公禮儀中度凛然起敬及與酬唱
歎曰宋人物唐詩調也旣伴送還朝其三月 帝又
遣成檢討憲王給事璽頒 皇太子冊立詔公始拜
兩館大提學復受儐事其見敬禮如前成公爲公題
平遠亭十絕亭在錦城畢事請以文衡移授文純公
其啓曰提學雖是館閣之職而終不如大提之重今
李滉以高年碩儒顧爲提學而臣乃處其上顚倒甚

矣 上議于大臣而從之文純公復辭遞於公公論
道學則以心經近思錄爲本論文章則主於韓馬李
杜士習丕變焉己巳四月晝講與奇高峯大升論文
昭殿祔禮蓋李芑等承順 文定意以 仁廟爲未
踰年之君不祔文昭殿而祔於延恩國人悲憤公論
之痛切文純亦論殿屋變通之制皆被大臣沮格夏
判書金鎧潛伺間隙欲陷公以及諸賢以爲今日士
習已成己卯蓋欲紹述袞貞餘論也鄭松江澈以持
平入侍面斥鎧姦狀鎧涕泣而出文純公與人書曰
近日一番騷動雖攻他人意實在滉於是三司併論

鎧削奪時公爲善流宗主遂以爲吏曹判書公固辭不出李文成公珥勉之曰當裒聚士流啓迪上心不可使小人壞弄也　上亦不許其辭故遂出仕翌年正月辭遞爲禮曹判書辛未奉安實錄于茂朱復以吏判陞贊成壬申拜右議政赴京師賀　神宗皇帝登極故事外國進奏皆由夾門公爭之表文由正門入自是遂爲定式是行中朝人素聞公名沿途索詩者甚衆將還主事問開市公曰寡君未嘗好貨癸酉還朝極陳王守仁學術之非陞左議政請以未出身人通臺憲甲戌辭遞玉堂請勉留曰忠賢無腹心之

寄秋復拜左議政乙亥 懿聖大妃喪再度獻議請以白衣冠以終三年後於 仁順大妃喪亦然俗論不能奪然側目者多矣秋引入復出嘗於經席極備文成公學問道德之懿冬辭遞己卯拜領議政多所建白如封植 魯山墓如採用成文簡所陳勿許其退如收用金孝元洗滌東西黨論如勿以李文成爲奏請使如設經濟司改貢案諸事或蒙採施或以爲迂濶而不用惟盧蘇齋守愼頗無異同而金公宇顒則事事力主焉壬午迎詔使黃洪憲王敬民于西郊癸未尼胡叛先是公以北路爲憂有所規畫又區別

人才及是文成公爲本兵內籌軍謀外調兵馬舉無
遺策 上方倚以討賊一日文成承召詣闕忽眩作
淹滯 上遣醫看病且令退去調治而臺劾闖發文
成上疏待罪公與僚相請敦諭出仕後臺劾重發以
爲擅國慢君將欲何爲時尼胡連陷鎭堡勢甚危急
而臺啓不止必欲擊去文成故公請姑遞本兵 上
從之而以公兼兵判時文簡公上疏極論時人朋讒
之狀公請對辨別忠邪是非甚晢於是三司論公十
罪從劾兩賢公退出江舍於是朝紳儒生從上伸辨
之章者至於累百人右相鄭芝衍專救公 上親製

教書特寬主論之入其餘黨與並補外而曰予欲法
朱子入於珥渾之黨又勉諭公入來甚勤公不得已
應命甲申正月文成公歿公孑然孤居無與協恭寤
寐憂歎而已乙酉辭遞歸江舍夏以盧相言特赦寬
逐人秋李潑等誣毀公及諸賢書名黨籍丙戌八月
乞暇沐浴于永平　上遣中使宣醞於東門外永平
有白雲山溪潭絕勝公仍卜築居之瀟灑出塵曰絕
時事日與村氓野老爭席忘形有來學者則相與討
論亹亹不倦有拜鵑窩二養亭吐雲床名號環以白
雲溪金水潭蒼玉屏興至杖屨逍遙或游楓嶽諸山

上知公有長往志遣醫問疾名命三至而終不起己
丑七月二十一日早作吟詩倏爾乘化春秋六十七
是日天雨雷震俄而祥光燭地晃若皎月山氓驚訝
全集則己三阜矣其九月葬于鍾賢山夫人高氏生
一女適郡守李希幹公髫齡求道既受家庭之學又
從花潭受業晚又服習李文純公消息盈虛無不與
同至與文成公論理氣冲漠大小闔闢之妙則其淵
源造詣槩可見矣及其立朝就列惟以格君心爲本
而所務者分別淑慝進退賢邪故其所同寅協恭無
非賢德俊乂之流以故朝著清明生民乂安若得終

始展布以盡所學則其治教之效豈至於此而止哉及其遭讒擯棄返身林泉日與村秀才子歌詠先王之道德悠然不知老之將至而泯然有會於心則蓋有人不及知者豈因阨窮而愈表見著歟白沙李相公恒福嘗狀公行而頗有脫略處豈魏艮齋墓文意耶李郡守之子薵爲請文集序於淸陰文正公其發揮引重無復餘蘊矣其後朝廷賜謚文忠南中章甫多立祠俎豆之永平亦然公論之定不待百年矣殷山公葬在懷德船巖川西麓公嘗築室其前名曰思菴故學者稱爲思菴先生云銘曰

世道升降職由其人其人所由惟義與仁義以正君
仁以安民本朝休明公起南垠際我　明宣寔日昌
辰休休有容德豈無隣於惟栗翁尊尚文純明體適
用實儒之真棫樸之化羣哲振振旋招繹續惟渭與
莘洛于在庭公秉樞勻薿倖屛跡俊乂躍鱗庶幾熙
載親見君民平無不陂賢路荆榛謂我邦朋干罪斯
陳公遯于野誰任經綸其山崮崒其水奫淪鶻窩玉
屛寂寞之濵我杖我屨詠沂上春永言不忘彼西方
人悠然乘化雷雨警晨昔元城歿斯異斯臻元城氣
象壁鐵山銀公實如之終不緇磷我作銘詞篆此貞

珉

思菴先生文集卷之五

思菴先生文集卷之六

附錄

教書 左議政辭免不允教

李珥奉 教製

王若曰閔予小子遭天不吊惸惸在疚古今異制雖未克不言摠理機宜俾予不困于庶務繄賴股肱之良我 先王遺小子以大曆服惟欲迪知眞諶不二心之臣畀以具瞻之位責以篤棐之誠匡救不逮用紹緝熙之緒予雖不肖曷敢簡賢輕禮自同于昔進而今不知亡惟卿飭躬勵操舊有令聞文足以華國學足以適用淸以激濁直以斥邪勤勞我邦家厥有

懋績予用嘉焉擢卿黃閣俾卿作憲搢紳弼予凉德
永世無斁念卿受氣明粹賦形淸臞調度或愆疢疾
輒乘望卿將理適宜庶保徇國之軀無貽戚于寡躬
儻因膚革少恙遽把瀆辭期於釋負荷之重匪卿作
憑作翼之本意亦豈予素期於卿者哉乃者人言不
中宜卿不安厥位顧予思惟大臣當曠厥度當弘厥
心小故不宜芥滯以傷予飢渴之懷嗚呼眇予獲罪
于天天怒孔赫大禍之餘衆灾疊臻亢陽焦土淫霖
浸稼念彼小民室如懸磬野無青草弱塡溝壑壯流
四方阻飢旣苦盜賊將熾矧伊朝著之間士習不正

靡恥道喪後公先私肆致是非靡定紀綱解紐今欲奮勵矯革則人心不靖反挑厲階荏苒因循則日就委靡束手待亡靡急靡緩漸移世道匪有經世之才疇能克爾卿雖謙退不當此名當今寡昧之倚毗匪卿伊誰昧昧予丕遠惟今日之憂若涉洪流不見津梁亶賢籲俊聚精會神庶克有濟士在巖穴尚克徵辟豈放廟堂之賢使遂遐志以卿之忠亮他人求退尚克援止寧可自堅遁思以困寡昧予匪多誥用布予忱卿須熟慮毋執初心所辭宜不允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賜祭文顯廟己酉月井書院宣額時遣禮曹正郎姜復元諭祭 製進人未詳

明宣之際士林最盛孰後孰先爲袖爲領時維我卿
實任斯責山斗于世棟樑于國惟其天分固絶倫夷
家學有源又自得師性理之蘊妙契貫徹餘事文章
日光玉潔早魁賢科歷敭華顯姦兇餘黨盤據未剪
卿奮孤忠摧陷廓清會朝肅穆以其彙征十年輔相
君子得輿座無雜賓門絶苞苴松筠水月一條淸冰
聖祖有敎儒賢有稱人宋詩唐華使名諭一何令人
至此見慕心存經濟身佩安危賢邪之辨凜烈其辭
否泰相乘知道不行萬鍾何有一壑誰爭 主眷雖

隆莫挽其退婆娑初服日事釣採絶口時事豈果忘
世高名拜鵤寸心昭揭乘化之日天爲示異言留簡
編精返箕尾睠彼南州寔惟故鄉名繫朱雀滄海千
霜章甫襲訓村閭慕德俾也可忘没世如昨爰卽某
丘立祠妥靈兼設學宮勉企景行予遡風聲恨不同
時表章之典寧使有虧玆宣扁額以賁院宇仍遣禮
官奠此薄具不昧者存庶歆一酹啓佑後學邦國永
賴

賜祭文 肅廟癸巳玉屏書院宣額時遣禮曹正郎申世雄諭祭 製進人未詳

宣廟在宥髦彥輩出德行文章於斯炳蔚巍巍賢相

玉溫冰澈洛閩邃學范呂純節正色立朝砥柱獨屹扶植善類協賛 聖烈水月松筠 衮褒曠絶十載巖廊經緯密勿讜言凜然羣少膽慄遯于東岡進退憂切俯仰觴窩丹衷耿結晩節寒花淸芬靡歇求之今昔誰與儔匹時有逸士風範從埒資粹行篤識高志潔麗澤兩賢造詣卓越小屋滚山永筮貞吉的的冥鴻炯炯煙月脫屣軒冕沒齒巖穴孤標物外譪如蘭雪 寧考乃嘉贈之華秩昧昧我思願言如渴孑得良輔足媲曩哲正直之操貞穆其質襲訓名祖輔以經術英猷雅量蔚有望實朝稱耆龜世推夔卨同

我大老協心匡弼淑慝陰陽尤嚴甄別一節三朝終始殫竭時運消長係卿伸屈追思世變曷堪愴噎噫玆三臣後先頎頡光于邦國曠世同轍瞻彼洞陰往躅森列遺風所曁襟袍慕悅蒼屛白雲瞻仰巍峩新修舊祠院宇增設始焉獨享今乃幷腏爰考年代序位一室百歲朝暮靈襟洞徹玆頒華額用薦芬苾幽明一理盼蠁感發尚冀英爽來享髣髴

玉屛書院奉安文 戊戌　李景奭撰

仁祖己丑營建戊戌揭虔　肅宗戊寅申相公琓建白峒隱文谷二先生幷享癸巳疎齋李相公頤命趾齋閔相公鎭厚建白陽額

高山仰止無間遠邇況挹餘風遺跡在此惟我先生
禀精光嶽相惟金玉腸則鐵石早事花潭已升其堂
晩從退溪入室逾影精詣窮探見理孔晣事君以道
志追稷禼期回隆古奸黜賢登朝端載穆吉士蔚興
繼儐華使不顯其光敬服稱揚人宋詩唐餘事文章
亦播中國銜命朝京言足矜式倫厚民彝禮正國感
中積外形動爲世則晉陟台鼎從容啓沃身居黃閣
心是白屋栗谷牛溪同德夾輔惟是第一治可三五
簧舌含沙君子道消斂歸白雲高謝塵囂丹忱捧日
窩有拜鵑騎箕而雷白氣漫天儒林景慕望尊星斗

鶴去臺空玉屛依舊暨孰如公而不俎豆議吁搢紳奔走章甫疇不致助財以之聚邑子殫誠亦賴地主講堂中搆兩齋對戶丹艧輪奐胥欣爭覩顧瞻山水杖屨依歷 宣祖衮褒赫赫如昨潭心霽月恍見精神節操依俙雪中松筠鞫山有語炯然淸氷至今尚凜士氣自增襟珮依歸寔合藏修洋洋在上陟降某丘首夏初吉妥侑薦酌千秋萬祀永享無斁

春秋丁享祝文

學邃行篤道明德全儒林所尊永享吉蠲

玉屛書院影幀奉安文 庚申 朴世采撰

惟先生淸氷異姿貞松高節少旣從師際我　聖哲
正色于朝羣姦遂掇推賢進善匪世大猷在宋涑水
比功孰優洎道再否卷懷某丘澤流邦域聲振儒紳
稽彼滄洲矧伊樂園翼翼明宮雲溪之濆惟玆肖像
幸無黙昧多士合謀載摹載畫玉貌金聲凜然如對
是用揭虔彌切嚮往丹靑匪形典則靡爽秋月在空
敬陳菲享

玉屛書院上樑文　金壽恒撰

遵景行而嚮往咸切慕賢之誠仰遺像之淸高可無
揭虔之所林泉如舊棟宇維新恭惟思菴先生河嶽

晶英乾坤正氣家傳詩禮克紹訥翁之楷模學究天人早升潭老之堂室襟期有退陶之獨契瑩澈氷清氷之一條修身則內直外方立朝則先憂後樂濂洛人物開天詩調不愧皇華之評松筠節操水月精神允符　聖祖之奬官高昺彝依然韋布之生涯道大經綸本諸精一之心法頹波砥柱凛凛邪正之分晩節寒香綽綽進退之際瞽言蒼玉之幽境絶勝綠野之名園鱣堂復開恒盈戶外之屨鷗社相狎重把渭濵之竿嗟磬欬之奄違溯典刑以寢遠弟子痛梁木之壞㩧鶴怨蕙帳之空洞裏蓬科徒看下馬之壠溪

邉草屋已廢拜鵑之墟獨賴綃素之傳神必慰羹墻之在目商巖肖像曾發夢於明王涑水奕衣尚起欽於薄俗雖有瞻依之幸奈欠祇奉之儀寂寞門闌誰爲魏司徒之宅相荒凉廟院未托蘇相國之神棲苟不闢數仞之堂何所寓七分之貌經營式循於僉議遠邇樂聞而齊聲爭思出力傍功曲爲之地可見秉彛好德同出於天惟其安妥之是圖豈必輪奐之爲羨珠庭日角益覺位息之尊嚴屋漏烟熏寧患繪采之黯黮讀其書論其世矧茲快覩乎眞容望之儼卽之溫怳若親炙於函丈襟紳無歛於展敬鄉里亦爲

之攷觀輒述兒郎之謠用相工師之役兒郎偉抛樑東白雲山色翠浮空春來曲曲桃花水一泒仙源萬壑通兒郎偉抛樑西滿山松檜月高低當時心事無人識付與三更蜀魄啼兒郎偉抛樑南水村漁市隱烟嵐依然杖屨曾遊地勝跡猶傳野老談兒郎偉抛樑北削立層巖蒼玉色一任狂瀾倒却迴孤標萬古無傾側兒郎偉抛樑上列宿昭回天宇曠正見箕星照此間精光符彩森相向兒郎偉抛樑下窪尊依舊淸波瀉瑤琴獨夜過前溪此意如今知者寡伏願上樑之後榱題永固幀軸增輝雲煙護而鬼神呵風雨

除而蟲鼠去英姿爽氣歷千祀而如存盛德淸規儀
四方而作則廣啓佑於後學俾追踵於前脩

玉屛書院請額疏　金昌協製

伏以儒賢之廟祀書院本出於多士之景慕而有國
者又必加意奬成視其道學之崇庳以施恩典而褒
崇之所以尊賢尚德風厲士林而興儒化之本原也
惟我國家文敎大盛八路郡邑宗儒之祠錯落相望
而其得宣賜恩額列于祀典者又不可勝數其亦盛
矣惟此永平爲邑實屬畿輔近地顧以土地荒僻民
俗樸陋儒學之盛不足比他郡邑而亦尚有先賢祠

廟以爲一邑多士所瞻依久矣而尚未乞賜額之恩
以稱其崇奉臣等竊恨其固陋不敏肆敢具列其實
以請命于朝惟 聖明垂察焉盖臣等所祀者卽先
正臣領議政朴淳淳之道德崇庳臣等誠不足以知
之然竊嘗聞我 宣祖大王嘗下教褒之曰松筠節
操水月精神八字綸音炳若日星雖窮鄉末學亦能
誦而傳之昔宋太史黃庭堅稱周茂叔之爲人曰光
風霽月而謝良佐之稱胡安國擬之於大冬松柏夫
以 聖祖之明其於臣下之賢否知之可謂深矣而
其所以褒奬淳者髣髴於斯二者則臣等固不待論

其詩讀其書而知其爲間世名賢也既又就野史家
乘究觀其平生行事又皆光明磊落足以垂世範俗
蓋當我 明廟季年善類始稍登用而尹元衡以乙
巳元兇託肺腑之親據位秉權其勢猶張人莫敢正
言逐之而淳乃倡率兩司發其宿姦竭誠力爭感回
天聰遂使姦黨屛黜而朝廷廓然淸明逮至 宣廟
臨御淳則進秉勻軸正色立朝屈己下士深知文成
公李珥文簡公成渾之賢悉力推轂與之同朝盖其
一心惓惓惟在於恢張淸議扶護士林以厝世至治
故一時善類翕然歸心以爲宗主及至朴謹元許篈

之搆陷李珥也舉世媕婀莫敢以一言明是非而淳獨慨然發憤列奸欺之情而白其誣使邪說不得售而 聖聰不得蔽於是羣憾四起身且不容遂決然勇退終老丘壑視卿相之位如棄弊屣此淳立朝本末也蓋自乙巳以來士氣斬伐銷鑠正論詘而不伸儒化廢而不興者幾數十年矣至淳首發正論掃除姦宄而善類始得發舒其氣爲士者乃敢訟言君臣父子之道而沛然有向道之志於是栽培扶植以迄于 宣廟之盛而淸議益張儒術大明凜凜乎慶曆元祐之治者皆淳之力也其扶樹斯文之功誠可謂

偉然而其出處之節明白正大又如彼是豈無所本而然哉臣等竊聞之淳天資旣異而蚤受學於文康公徐敬德之門得聞性理之說精深透悟同學者莫之先又嘗尊事文純公李滉而與李珥成渾爲莫逆交切磋講論以就其學是以其操存之篤也則冠帶必正儀容必飭終日對案儼然若對越神明也其制行之嚴也則介潔自持騶直不入於家苞苴不及於門也其成德之粹也則望之瑩然卽之溫然平坦樂易終日不見崖異之行也其教人之切也則曰聖人之學不可他求日用行事到底順理卽此是道然不

先明其理又何以得事之正也凡此皆淳之所以爲
學而其出處事業實本乎此非苟然也夫惟 聖祖
之褒大矣人莫敢改評而一時諸賢所以稱道推許
者又甚盛李滉則曰炯如一條清氷對之神魂頓爽
李珥則曰忠清潔白表裏如一奇大升則曰剖析義
理明辨剴切吾所不及而後之君子又引大雅所謂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者而稱之則其資質之美德學
之純蓋可見矣夫以淳之賢其爲後學尊慕固無遠
邇之間而臣等所居之邑則乃淳晩年退歸之地也
及其沒而又葬於是焉則杖屨所及衣冠所藏觀感

瞻慕尤有甚焉此多士所以立祠崇奉而在 聖朝亦宜垂恩褒寵以慰學者之心也伏願 殿下濬覽淳道德學問之實察臣等所言非誣明詔有司之臣賜以華額以彰國家尊賢尚德之意不勝幸甚

月井書院請建疏 洪𨖍製

孝廟己亥承批
顯廟己酉宣額

故領議政臣朴淳羅州人也自髫齡時已爲揖讓周旋之容及長受學於先儒臣徐敬德聞性理之說精濬透悟同學之士莫之先焉而其立朝事蹟則駁議林百齡之謚擧正尹元衡之罪選六行之士復枉死

之官使父子君臣之道復明於世而學問之士接跡而起者皆其扶植之力也其所與師友之者中年事先正臣李滉滉嘗稱與朴淳相對炯如一條清冰神魂頓爽先儒臣奇大升亦言剖析義理明辨剴切與先正臣李珥成渾爲莫逆交則其學問所造之域有匪後生末學所可窺測蓋小學心經近思錄爲入學之階梯而常言聖人之學不可他求日用行事到底順理卽此是道然若不先明其理又何以得事之正也此格致之序所以居修身之先也此其平生所得之實也至如松筠節操水月精神 宣廟之所褒嘉

也宋人物唐詩調詔使之所稱道也若夫清白恬精
剛毅寬和所守之堅確臨事之勇决具載於史乘不
假臣等一二談也以其學問之高德業之盛尚無廟
焉而享此實一國士大夫之所共歎惜而悶鬱者也
臣等幸與朴淳同鄉同道涵泳其遺澤景慕其高風
者雅矣立祠尊奉非一鄉一道之私故臣等旣與道
內共謀之又告于館學裹足千里仰瀆 天聽伏願
殿下追念 先王注倚之隆俯諒臣等景慕之懇
特許立祠之請使中外之人有所興起而矜式焉則
國家幸甚斯文幸甚

德山書院奉安文　鄭弘溟撰

文章奕世簪紱承家嶽立喬峙秋月春華薰陶善良浸潤流波儼開祠宇楹桷騈羅同堂異室醴盞孔嘉青襟濟楚蹈德詠歌不替永久霑及遹遐吾黨小子虔奉無他

德山書院移安文 合享月峯書院時　宋時烈撰

伏以兩先生 訥齋先生與先生 妥靈於此祠幾年矣州內又有月峯祠以享高峯奇先生自朝家宣賜扁額章甫之議皆以爲三先生志同道合在　中宣朝其出處之義又與相符當以兩先生合享於月峯以一歸向

之誠已以聞於朝家得蒙準許今將奉移祠版謹以
酒果敬伸虔告

月峯書院奉安文

我朝文治最稱己卯其後晦盲厥緒縣眇及　宣廟
際乃曰有繼羣賢蔚起掃清昏翳黼黻皇猷鋪陳帝
制誰其啓之曰惟先生先生之姿玉潤金精考其淵
源陶山典刑惟文成簡同德齊明泊奇與鄭拔茅揚
廷若宋豐祐司馬作相及如淳紹黃彭克讓貴王賤
覇允華謹巷建茲皇極幾見平蕩雖其中否終未大
行啓佑之功即如丹青是以譽處無我磷緇水月精

享亦
火

神　聖祖褒辭宋唐人詩華使袛推矧惟薰德莫近
鄕閭風聲不沫敎思如初草木含馨襟紳挹芬遂議
建祠齊叩　天閽朝議克咸乃報如章享龜相址隆
棟穹樑消玆吉辰同好鼎來妥侑如禮腯牢明罍庚
豢歆格永世保佑恭薦工祝用伸虔告

月峯書院三先生合享祭文

在　中廟世同明蔚起闡道明理以啓文治維時訥
齋出羣拔萃出施惠化入掌綸綍徧域絃誦王猷煥
郁事有至難如宋瑤華冲菴靜菴匪同日和四賢之
時先生是范暫雖顛沛正義難犯仍爲禍胎貝錦遂

成迨夫斬伐晨星獨明有衛未吐幽抱惸惸棲遑困
阨没齒猶甘有傳其學曰惟愚菴髫年摳深允矣阿
咸本旣立矣復事花潭花潭之學實宗堯夫先生得
之復契退陶文成文簡晩相金蘭　聖朝爰立百寮
之冠衆正著依羣邪廼縮水月松筠　宸褒非溢豐
祜消長眷懷渼山不究厥施畢命瓢簞惟叔與姪並
徽齊芳星聚一家責我大邦訥齋之時有奇德陽亦
有兄子是爲高峯超詣之資綜博之功天人性命古
今事變以至外學一皆明辨退陶推先屢黜已見操
戈入室謂先生然志切君民排姦逹賢盛治挽回功

莫與遜與時消息遂指林泉講道著書庶追古先誰
謂明誠未及長安斯文喪氣多士摧顏追慕靡窮妥
侑廟宮恩額來宣事面彌隆訥思神宇亦在雲厓不
同一處事宜卽弁乃諏腏享申于泰階涓茲吉日爰
舉縟儀三賢合堂怳聆埍箎何幸吾鄉有此儒規盖
惟本朝承麗雜霸雖宗圃冶禮儀終愧逮我 中廟
式遵聖軌己卯之盛駸駸姚姒民興孝悌士誦程朱
蟲篆蔑貞蟻述改頭 榮靖御世碩果不食圭老河
西振起頹俗簾儀忽作士類析楊聖言賢行爲世禁
方自 宣祖初復奬儒術成簡繼開大闡斯學惟三

先生前後羽翼同條共貫殊塗一轍惟功與烈没世
可諼今茲祠享實承朝論陟降庭止尚庶昭格歆我
惠我永世無斁告奇高峯文曰伏以訥齋息菴先生與先生時序先後略相差池而其道
學之懿出處之義未甞有異曾有德山書院以享二先生章甫之議皆以謂二先生之别享於彼非惟事
力之分擕揆以義理亦似不安茲以事聞於朝郎棠指揮將以某日奉多二先生祠廐以世序先後訥齋
先生居西位息菴先生居次位先生居東位來日質明合行享事

春秋丁享祝文

斯文宗匠諸賢領袖黼黻 王猷德業純茂

畫像贊

松筠節操水月神精 聖主題品疇敢改評儒林領

袖藝苑宗盟傷于貝錦遯此巖扃坡翁誅詞描寫分
明文正亭引發揮丁寧尙有餘蘊矧是丹靑

又　　金壽恒撰

有范呂之德行而學本洛閩有燕許之文章而志存
傳莘端委廟堂則巍然柱石之宗臣退遯丘壑則澹
若耕釣之逸民厥或傳其神莫能名其人誦　聖祖
之絲綸猶想像乎水月與松筠

永平諭息菴廟文

崇禎癸亥五月壬寅朔初七日戊申恩津宋時烈敬
諭于息菴朴先生之廟嗚呼係合眞儒圖興善治先

生之志琴書顛倒霜露危灘先生之蹟　聖主之褒坡翁之誄與雲水白我來採藻敬薦明酌精靈如昨

尙饗

書年譜後　　宋時烈撰

李侯選擇之裒粹諸家記述爲息菴先生年譜所謂直叙其事而是非見者也余據朱門紀譜規摸頗加修潤而歸之獨其癸未三司中一人是余王考之再從兄也於此仍其舊文不敢加損其一字盖如愼齋先生於金判書鎧不欲雌黃以存親親之意也擇之其諒之

繫年錄跋

嗚呼息菴先生易簀今幾百年而顧階庭寂寞門徒淪沒其於德業本末尚未有記錄成書者實斯文欠事也不佞爲是慨然猥不自揆嘗就公私文籍以及先輩所述凡於先生事實有所發明者悉加採摭作爲一冊惟其隨得隨錄故不免錯雜失序今於夏秋叅募之暇旣編次先君子年譜復以是書繼之稍洗頭面逐年繫事以迄於身後　賜謚建祠而止而又以家狀挽祭等雜文附之分爲上下兩帙名之曰繫年錄雖甚繁絮不足示人然猶可以自寓其高山景

行之誠而且將以爲刪就年譜行狀之資云爾歲庚戌秋夕後一日後學完山李選謹識

年譜跋

右息菴先生年譜竊惟先生操履之篤學問之邃暨夫文章德業之盛不特先正定論昭如日星郎播之人口載之國乘自足以炳烺千古何待乎區區文字之述然其一出一處或榮或悴罔非關世道汙隆陰陽消長則誠不可不詳書而備記之以示於今與後猥不自揆廣摭公私文獻旁裒爲兩帙名之曰繫年錄惟其病於繁絮尙容刪節今以省覲來抵舍兄江

西治所始乃刋落枝葉稍洗頭面弁之以系牒尾之以散錄然後方成此書改名年譜噫亦不過爲補苴罅漏僅僅麤背之毛爾曷足謂詳備而無餘憾姑以藏之書室以俟博雅君子有所添補云歲壬子春後學完山李選謹書

雙翠軒記　崔岦撰

今首相朴公卽私第廳事之南樹二松於庭並高可尋丈自身以下柯葉不附而盤偃於頂如蓋形不容好事者施其巧思牽縛彎曲而奇則過之且是松也取之巖縫石罅不與生於肥壤者類氣古而色澹使

人不可褻玩而獨可愛焉相公爲是名其廳事曰雙
翠軒命岦記岦退即與客討所以爲相公道者客曰
古人多愛松有庭院皆植而聽其風者有爲三逕主
人而撫以盤桓者言未已則曰若是者愛癖於物非
所以道相公也夫愛癖於物者如王子猷愛竹不能
一日而無蘇子瞻因云無竹令人俗物固有一日不
可無者而人固待物而俗不耶曰松可愛豈徒哉記
取其貫四時而語美其後歲寒相公之志尚宜同而
培養之久則有棟樑之用豈不復與相公事業幾耶
曰若是者信美矣然君子之志尚大人之事業自有

其眞爲未聞必取物之似者而留我靈臺也如仁者樂山智者樂水亦適遇而融會焉耳豈待此爲樂耶恐亦未足以道相公也曰然則相公之愛賞夫松也外而非內耶曰然然則相公何至名軒而松果無以發趣耶曰是又不然而又難言也今之好樹松者多矣終日對之軒除之間有能終日賞松者乎其進取之誘於名營爲之役於利不離席而心已勞終日之間自暇者希矣雖有松惡得而賞諸獨位極人臣則志願已足若宜與彼異者然或仰思於迎合俯慮於締固而患失之心囂然其未已則終日之間暇亦少

矣雖有松惡得而賞諸惟我相公待帷幄則赤誠納誨居廊廟則至公裁物退而燕處其心如水終日之間盖無事矣泊然一堂自圖書外顧眄所及惟二松在焉夫其貞秀之姿靜佳之色踈踈之韻容容之陰得烟雨也得風日也得雪與月也無不相助爲奇入目而不厭過耳而不煩此相公所常愛賞夫松而客所一二稱引者與在其中逢之左右然亦何嘗痼於物累於靈臺也玆吾故曰外而非内然比之夫人愛之而有所不暇者則其發趣孰多也耶周文王有池臺鳥獸之樂而孟子爲梁惠王言賢者而後樂此不

賢者雖有此不樂可謂知言矣然以文王爲誠樂於池臺鳥獸則不可而能樂夫池臺鳥獸者必文王而後得也今相公之於松也類是矣其以之名軒不亦宜耶客曰唯唯遂書以獻爲雙翠軒記

琴銘

李珥撰

瑟瑟孤桐冷冷古音一鼓醒耳再鼓清心無絃不淡繁曲太濫我抱斯琴誰賞沖襟有懷師襄滄海雲濱

思菴先生文集卷之六

忠菴先生文集卷之七

附錄

諸家記述

癸未領相朴淳上劄辭職　教曰卿淸愼雅操愛人下士正色朝端允矣鎭物之喬嶽忠幹許國展也濟川之舟楫方切倚任之志豈容休退之告速出治務無庸固辭（宣廟寶鑑）

癸未秋領相朴淳上劄辭職　傳曰辭章三上予心瞿然然卿之心事奸臣之誣罔予不必煩諭今若許卿辭退則是欲濟川者自折其楫耳予雖愚暗必不

至此卿速出仕撫定衆心

丙戌五月前領議政朴淳久在江村托浴椒泉往永平縣　上遣中使宣醞于門外淳卽席賦詩一絶答恩無術寸心違收得殘骸返野扉一點終南看漸遠西風吹淚碧蘿衣　上見其詩知已决歸乃下旨累召皆辭　上下諭曰見卿辭疏知卿斂跡不歸其於自處得矣一時風氣之象不好前所以催卿上洛不使顚仆於草莽之間者非爲卿也有旨到日卽上道来居于京淳又辭

前領議政朴淳卒淳自幼以文行著聞　明宗親試

賜筭屬意甚重在館閣忤權臣意罷免末年復被擢
用劾出兩權臣士論始伸朝廷肅清爲善類宗主與
盧守愼並居相位十四年二人皆重望而人病其無
所建明然淳自以才短於經濟專務薦賢讓能故力
薦李珥成渾終始協濟及黨論之分淳以右珥渾重
被彈劾目之爲奸邪謂三人貌異而心一 上曰善
類相從何傷於道既退而猶眷念不衰至是卒
朴思菴淳清介有志操爲善類宗主惓惓以接引名士
挽回世道爲己任其文亦如其人深疾近體之浮薄
陰怪者必欲力變陋習而澡雪之文集多有可觀處

矣弘齋全書日得錄直提學臣朴祐源乙巳錄

今聞朴和叔得辭銓長於其身甚幸而時事可知又未知文衡何以處之自和叔言之須從此辭去方爲究竟法其果然乎朝廷盡逐此等人可惜退溪李文純與奇高峯大升書

宣廟元年大提學朴淳啓曰大提學提學雖同是館閣之職提學之任不如大提學之重也今臣爲主文而李滉爲提學高年碩儒反居小任而後進初學之士乃處重地請遞其任以授之 命議于大臣皆以淳言爲然於是相換朝野記聞

臣言之失不可一一追記但其中指朴淳爲有才無德云者果出於臣口則此言實非臣意也語失倫序而然耳今日廷臣之學知向方者莫如朴淳才堪託重者亦莫如朴淳惓惓憂國者亦莫如朴淳而臣平日常以淳之才識固兼而德量不足爲未盡故有責備之意而乃於筵中昏眩之際胡亂啓達至謂之有才無德則轉失本意比之於才勝德之小人矣臣雖至極妄悖安敢指士林領袖之大臣爲有才無德之小人乎伏願 聖明覺其妄發察其本情勿以此輕待賢相爲 李栗谷珥代製 白休菴仁傑疏

嘉靖四十四年乙丑　明宗二十年八月削尹元衡官爵放歸田里元衡　文定王后之弟也爲人陰毒嗜利　仁廟將大漸語大臣曰　中宗嫡子只有吾與大君而已吾歿大君可以紹統　仁廟賓天　明廟卽位元衡等欲乘時搆禍乃與李芑鄭順朋林百齡許磁金光準等潛謀造語曰柳灌柳仁淑尹任等欲謀反逆廢　主上將立桂林君瑠且憚鳳城君岏之賢亦指以爲奸臣所推戴遂告于　文定下密旨起大獄一時士類鮮有脫其禍者遂錄衛社功弄權射利無所不至秉生殺之柄者二十年士林含憤莫

敢發至是大司諫朴淳議于兩司合啓請遠貶伏閤累日乃 命削奪官爵放歸田里李文成栗谷經筵日記

隆慶三年己巳 宣廟二年以朴淳爲吏曹判書淳淸介有志操少事徐敬德深尊仰之立朝常以憂國爲心至是爲善類宗主惓惓以接引名士爲務其於流俗視之蔑如也大臣頗不悅及拜銓長物情甚協而淳嫌其以新間舊累辭疾不拜 命李珥見淳曰當今時勢當裒集淸流靜以鎭物務積誠意以感聖心銓衡之任不可委之俗流公若固辭使小人操柄則是誤國也會 上不許淳辭淳乃供職先是金

繼輝謂李珥曰今之時事紀綱不立百度廢弛無可下手處珥曰譬如千年巨屋支傾補漏僅僅度日若遇風雨驟至必不能保當鳩羣材會衆工易而新之繼輝曰非徒不新又有兒童掘其柱根則尤不可支持雖欲改作必待善手若非善手而遽撤舊屋終不能新則只成廢基而已當今朝臣可當大事者爲誰珥曰朴和叔爲人表裏潔白憂國以誠朝臣無化只恨精神氣魄禀得弱恐不能當大事白老傑心事不凡志切愛君只恨氣麤學荒無以有爲若退溪先生則學精德尊上得 主上之眷注下負士林之重望

可以有爲而終無掊當大事意思恐是自度才不足耳繼輝曰奇明彦狀何如入珥曰明彦氣蓋一世亦奇士也但自許太過無温謙受善底意思必不爲士林所歸安能當大事乎繼輝曰畢竟時望焉歸珥曰無已則歸於和叔至是淳果被大用

隆慶五年辛未　宣廟四年七月　上特命以朴淳爲右賛成士林乃安于時朴淳爲士林領袖

隆慶六年壬申　宣祖五年五月以　特旨拜朴淳爲左賛成淳自春辭大提學至夏冬不止章累上　上終不許時淳以清望爲士林之首而被　上眷顧如

此士林恃以爲安○七月以朴淳爲議政府右議政
守愼秉銓而淳居相位誠協物望淳持身淸約雖在
台司門庭冷淡如無位者
萬曆元年癸酉　宣祖六年二月朴淳陞爲左議政
萬曆二年甲戌　宣祖七年是時李珥務導　主上
以治道每於入侍之時諄諄陳達流俗多笑之朴淳
謂珥曰當今最患無人大官無可任事者不須急迫
求效徐徐待時賢才漸漸登庸則可以夾輔爲政矣
珥曰　上心求治則雖徐徐待時可也若　上心全
不求治則雖賢人多聚末如之何淳曰賢人多聚則

或可以格 君心矣○三月洪暹爲領議政李鐸遷
左議政士林望朴淳復相而暹乃相皆失望○大司
諫李珥謝病免朴淳聞珥之退以書勉留珥於簡尾
書杜詩曰安危大臣在何必淚長流
萬曆三年乙亥 宣祖八年五月司憲府持平閔純
上疏請於卒哭（正月懿聖王大妃薨）後依宋孝宗例以白衣
冠視事 上命議于大臣禮官領議政權轍領府事
洪暹則以爲卒哭後視事用玄冠素衣烏帶載於五
禮儀不可輕變左議政朴淳右議政盧守愼以爲白
衣冠視事正合禮意而事涉更變自下擅斷爲難請

斷自 宸衷傳曰欲從左右相之議禮官與二公更
議以啓於是弘文館上劄請從白衣冠之議 上令
博考古禮以啓盖 上欲居喪盡禮故深納閔純之
疏流俗大臣多不悅淳守愼請會二品以上及三司
長官廷議 上從之二品以上皆以爲五禮儀 祖
宗時撰定行之已久非後 嗣王所當輕變三司長
官大司諫金繼輝副提學李珥力言喪禮不古久矣
因此幾會當變通從近古之禮大司憲柳希春以爲
當守 祖宗之典 上見羣臣之議不快於意乃傳
于左右相曰羣議皆以後嗣不可更變爲言予難於

獨斷卿等其善處之淳守愼乃啓曰五禮儀大槩皆
從素色獨玄冠烏帶而已今非大段更變只改冠帶
玄色從素而已臣等之意從白色冠帶允得其當
上曰卿等之議甚合予心乃從之于時卿大夫皆是
流俗正論甚弱而 上心堅欲從禮且有左右相將
順故俗論不能奪○李後白以特旨拜刑曹判書後
白淸謹奉公大臣薦之故有是除先是 上問朴淳
曰刑曹長官每患不得其人請卿勿論職次高下薦
其可堪者雖在郎僚亦可擢用淳對曰 上敎如此
不勝感激乃薦後白故以特旨拜官○贈故處士徐

敬德爲議政府右議政　中廟朝薦以孝行拜叅奉
不就　明廟朝贈戶曹佐郎至是廷議請加贈而朴
淳許曄是其門人故主論甚力　上謂侍臣曰敬德
所著書多論氣數而不及於修身之事無乃是數學
耶且其功夫多有可疑處朴淳曰敬德常曰學者用
功之方已經四先生無所不言只理氣之說有所未
盡故不得不明辨云淳因言敬德窮理用功之狀
上許贈○六月李珥見朴淳論時事淳曰吾居政府
目見民瘼一無所救誠所愧赧寧避位而已珥曰公
若不居是位則時事尤不可爲雖不能稱職只以不

僨事爲職亦可矣 上心開發稍異前日協心納約庶有可望之理國事當出於大臣小臣只可論議而已國事非更張則不可爲而 上意甚以變通爲難大臣當積誠陳達期以回 天可也○七月載寧郡有奴殺主之變而檢屍差誤不能得其致命之由鞫于禁府三省交按左議政朴淳爲委官獄久不成知義禁府事洪曇力辨其獄之寃亦無明驗淳曰綱常大獄豈可輕釋曇語侵淳必欲釋之淳不能折乃請改檢其屍於是檢屍守令承望禁府風旨或不錄致死之由或錄以病致死紛紜不一淳乃請廣收廷議

廷議不一 上曰屍帳相違斷獄無據乃命釋之於
是許曄拜大諫曄與被殺之主爲族黨常憤獄事不
成乃以按獄失體啓請推委官朴淳罷禁府堂上
上不從○左議政朴淳辭以亦大臣被劾故也先是
沈義謙爲舍人以事到領相尹元衡家元衡之婿李
肇敏與義謙相知引入書室書室多有寢具義謙歷
問是何人所寢肇敏隨問以對其一則金孝元卧具
也孝元時未第有文名義謙心鄙之曰安有文學之
士乃從權門無識子弟同棲乎決非介士也厥後孝
元登科才名日盛律身淸苦當官盡職朝士爭推奬

而吳健薦之尤力義謙前日有扶護士林之力故前
輩士類多許之由此有當路之勢吳健欲薦孝元爲
銓郎義謙嫌前事輒沮遏故孝元居郎僚六七年乃
爲銓郎臨事直行無所回撓後輩士類皆推重之孝
元心短義謙常語人曰沈也心戇而氣粗不可柄用
於是義謙儕輩皆疑孝元銜怨有報復之志或有指
爲小人者而孝元儕輩亦皆嫉義謙以爲害正之人
由是士林前後輩不相協有分黨之漸及孝元爲司
諫許曄爲大司諫曄雖前輩而推許孝元故年少士
類尊之爲主朴淳有淸名重望而是前輩故或指爲

義謙之黨曄欲以淳按獄失體啓請推考孝元亦不違其議請推之後淳乃謝病士林益疑孝元欲攻淳以孤義謙之勢物情甚不韙之辛應時謂李珥曰諫院請推大臣大失事體玉堂何不劾遞乎珥曰玉堂非主論劾之任也必待兩司避嫌然後處置乃其常規隨事論劾恐是侵官鄭澈謂珥曰請推大臣者必是挾邪意動搖賢相使不安其位也玉堂焉可無言珥曰此非金孝元之所爲乃許大諫之議過中也澈曰公以此謂止於過中乎太輝曄與仁伯孝元同心近日爲邪論之主此欲攻去賢相非無意也時吏曹判

書盧禛辭疾不來以鄭宗榮爲吏曹判書宗榮素非人望且有附託孝元之誚瀓又謂珥曰鄭銓長豈可存乎珥曰論駁非玉堂之職瀓慨歎作詩曰君子辭黃閣小人秉東銓瞽邪進退際副學心恬然珥見詩但微笑而已○八月正言趙瑗啓曰推考者照以笞杖之律乃所以治庶官也不可以是施之大臣諫院請推大臣非也同僚有失而臣與之相容亦非矣請遞臣職於是兩司皆避嫌請遞曰請推大臣未見其不可臣等與趙瑗所見不同不可在職云獨大司憲金繼輝所見與趙瑗同而因論大司諫許曄以屍親

切族信聽戚親之言持論過重至於請推大臣臣知
其非而不劾臣不可在職云弘文館將處置臺諫而
于時朴淳以贊相被劾謝病公論甚不平而年少士
類皆是孝元儕輩故論議相符不顧公論而只欲自
伸己見以右孝元鄭澈憤甚知趙瑗與孝元不相悅
諭以公論瑗乃舉事副提學李珥將會同僚適見柳
夢鶴曰此事將何以處之夢鶴曰今日失一賢相豈
可不惜珥曰今者若劾趙瑗則是鎖左相于重門也
雖欲出其可得乎珥會同僚問曰此事何如同僚皆
曰若遞兩司是防言路珥曰不然當觀其事之是非

耳諫官有失玉堂糾正則何妨言路乎大臣有罪則遞之可也罷之可也雖流放竄殛亦可也言官隨事論斥有何回避但不可請推也所謂推考者有司詰問照律乃督察庶官之法非所以待大臣也昔者漢臣有請使司隸校尉督察三公而議者非之以爲不可使有司督察三公事竟不行今之請推大臣乃有司督察三公之法也諫院之啓既非而憲府雷同皆可遞惟金大憲趙正言可出仕僚議不同珥力辨良久乃歸一修撰洪進曰許大諫一時所宗而乃被論劾此可慨歎著作洪迪李敬中等曰許大諫豈至於

私於所親爲過重之論乎大憲之論過矣亦不可不遞珥乃曰此言亦是也於是上劄盡遞兩司而只使趙瑗出仕於是公論皆以爲得中而惟孝元儕輩不快於心許曄尤不平李誠中見許曄曰令公請推左相非也曄厲聲曰吾初欲請罷而同僚力止止於請推緣吾殘弱也且玉堂處置臺諫甚誤何以遞兩司而存趙瑗乎如叔獻年少不知事者乃爲玉堂長官國事何以不誤乎左右默然韓脩聞之曰許太輝必失性殆將死乎

萬曆四年丙子 宣祖九年正月 仁順王后練祭

百官脫衰自　上改練服仍服白帽白帶以視事流俗舊臣咸以改五禮儀懷不平　上亦厭士類所爲頗悔輕變禮官徇流俗之論請更議大臣　上命大臣獻議領府事權轍領議政洪暹以爲當於練後從舊制以玄冠視事左議政朴淳右議政盧守愼以爲當依卒哭之例　上以大臣之議不一乃命二品以上廷議於是羣臣爭言五禮儀不可不從盖位高者皆流俗故也願仍白帽者不過一二人　上更命禮官商確以啓時禮曹鈌長官叅判朴啓賢亦俗士也乃啓以當從五禮儀　上乃從禮官之議諫院玉堂

爭之不得憲府亦爭三司交章累日不止 上更問大臣淳守愼力言以爲卒哭後毋改五禮儀則猶之可也今旣變白而練日變黑旣非古禮又非 祖宗之制進退無據矣 上乃曰予寧失之厚命仍白帽

○二月李珥棄官歸鄕珥旣遞副提學朴淳每於經席薦其賢且才可用 上曰此人矯激且渠不欲事予予何爲强留乎自古許退而俾遂其志者亦多矣

○許曄見珥曰近日之事良可寒心珥曰何謂也曄曰百年以來外戚常執國柄時人耳恬目習以爲當然一朝有年少之士（指孝元）排抑外戚（指義謙）故時人驚

怪耳珥曰公言似正而實誤今日之非仁伯者豈爲
方叔讓地哉公言誤矣曄曰和叔季真李後白重晦金繼
輝雖有時望識者論之則必以爲方叔門客矣珥曰
公言大誤斯三人皆士林之望豈是依方叔而發身
者乎曄之意蓋以義謙爲外戚權姦而朴淳輩皆依
外戚致大位孝元排抑外戚故時論裁制云矣○李
珥見朴淳曰時事無可進步處苟免禍敗足矣朝廷
不和是可深憂年少士類疑懼太甚須使安定可也
淳曰計將安出珥曰柳成龍金誠一輩歸鄉不來想
必爲閭言所動也須白 上特召而金宇顒近被

主上疎待亦白 上引入經幄與李潑輩持時論而
李涵亦不來亦請特召裒合人材而用人之際權衡
平正使人不得橫議務在調和鎭定如此一二年則
朝廷靖矣不然則俗論勝而淸議衰將至朝廷皆濁
而淸名悉歸於孝元輩則前輩大失人心而終不見
調劑之日矣淳曰此語誠然恨無任此者因勸珥留
甚切珥歎曰在京一年不能讀一卷書如此乾沒恐
誤一生淳曰君所讀書亦已多矣猶欲退而讀書則
如我元不讀書者將何以自處珥曰公爲大臣已受
命措當國事不可有退志非珥比也○十一月左議

政朴淳謝病免淳少時與許曄爲同門友相善甚篤至是曄爲年少士類宗主論議頗僻淳甚不韙之交道遂疎曄僉翕張議其勢甚盛淳見士類乖張力不能定遂解相位

萬曆七年己卯　宣祖十二年二月以朴淳爲領議政士林望淳復相久矣今始入相○七月兩司請治李珥之罪不果去年冬李珥在坡州白仁傑在京欲上疏極論時事兼進保合東西之策而恐其辭不達意通于珥使修潤之珥雖知仁傑衰髦而憐其憂國之誠臨死不渝乃依其言略爲一段文字以送之至

是年夏仁傑始上疏其論東西一款頗用珥文字而仁傑疎脫向人不諱許曄與李文馨往見仁傑曰論東西一款何以與李珥之䟽意思相合耶仁傑曰此議論出於珥手矣於是士類喧傳不已珥負時望東人意珥必扶東人之勢而及上疏譏誚東人東人甚怒至如柳成龍李潑輩亦不能平正言宋應泂唱說劾珥後於經席朴淳及守慎皆極陳珥之爲人決是君子也雖或有疎脫之失出於憂國之誠不可疵議也 上曰人言敎仁傑上疏故予亦非之今聞其實只是相通而已此有何過乎是時東人之浮薄者必

欲害珥怪論百出而賴淳守愼正色折之故竟不能
害自是公論咎東人至於韋布之議多目以小人
萬曆八年庚辰　宣祖十三年十二月李珥承召入
京見士論潰裂欲留調劑其朋友多以爲憂朴淳獨
曰叔獻赴朝吾喜而不寐矣
萬曆九年辛巳　宣祖十四年正月白虹貫日三公
以災異辭職時朴淳盧守愼以淸名居相位獨朴淳
憂國愛士〇五月吏曹以金孝元擬司諫望　上曰
致朝廷不靖者皆非也金孝元只可備庶官郎僚足
矣何可擬於司諫望乎於是士類多不安珥見朴淳

曰當今士類不能協和者以東西之說尚未消釋故
也今當洗滌東西但觀才器之如何而用之可也金
孝元才氣可用而 上意不欲擬於清職之望苟如
是則東西尚有形迹非計之得也大臣當有所言後
數日經席淳進啓曰東西之說乃閭巷雜談朝廷當
不置齒牙間也豈可以此廢棄可用之人乎金孝元
才氣可用棄之可惜近日東西之說尚未盡消故被
駁者及置散者皆以東西爲口實今若不用孝元則
藉口者尤衆矣 上曰雖不用孝元豈無可用之人
乎〇七月大臣會議以改貢案併州縣久任監司三

事啓請施行 上答曰 祖宗之法不可輕改姑置勿舉時人方望此舉而竟未蒙允皆大失望翌日朴淳更以此事啓達請行 上命戶曹納前朝貢案時人猶有庶幾之望矣○八月大司憲李珥以言事見忤時輩被劾而遞朴淳歎曰年少輩識見不高如叔獻可作儒林宗匠時輩當聽命而乃以不關之事爭辨至此置國事於度外可謂逐鹿而不見泰山也淳欲勸安敏學使止鄭仁弘不更論啓敏學曰吾以德遠爲山林學者以今觀之乃怪鬼輩也遂不往見矣○一日 上謂侍臣曰鄭澈予不知其爲人但曾爲

承旨時略觀其所爲乃介潔之人而盡心國事者也
且顧朴淳曰予以澈有才氣領相知之耶淳曰澈果
有才氣矣　上曰予觀其狹隘以爲必與人多不合
果然矣若以澈爲小人則渠必不服矣淳曰　殿下
知澈深矣知人每如此則一時士類孰不心服乎○
十一月領相朴淳將歸掃墳　上曰豈可使右相獨
在朝乎其速卜相淳與金貴榮僉卜而以鄭芝衍李
珥及鄭惟吉欲應命而貴榮固執以爲惟吉新被重
駁不可卜其意欲卜朴大立李文馨相爭良久不決
淳曰大立文馨不可卜乃以朴素立鄭芝衍二人卜

相於是以鄭芝衍爲右議政

林百齡惡謚之加幾滅儒林斬伐之威氣象何如而中學一會之際合坐畏縮不敢秉筆奇大恒李鐸朴淳視性命猶鴻毛惟以安國家定社稷爲事抗章排雲而不愛其死盖大恒悼其父遵非命朴淳則父兄師友皆親見士禍者故慨憤有素戮力除姦是豈欲托於沈義謙者乎淳之叔祥力護善人而終身被斥其師友徐敬德林億齡鄭之雲皆以傷弓之鳥見曲木而知避者也勁直之氣夙有家風慷慨之志植立已久矣 趙重峯憲丙戌封事

朴淳之擧珥薦擢乃是相職之當務也珥則以爲啓沃之際不可無嚴憚自重之士故力拔其友一人求以置 王左右乃成守琛之子渾也學得於家傳而又聞李滉餘韻篤信古道閉戶窮經源深發茂養心寡慾是可以起人主之敬而支大廈之傾者故淳亦愛之重之厥爲持平之日枉駕先之一揖而勉留以紹黃喜之風經席斷斷之啓終以致斯人爲急務是非淳之所獨善也擧朝好名之士孰不以用珥渾爲言哉

淳淸德乃是朝野士民所倚重而爲東國之綱

李之菡有言曰東民幸有生理 主上好生相淳淸
白阿大夫求譽之賂不敢到京師仕途之淸是盖民
蘇之日也及乎浮議崢嶸台躔屢搖之菡又歎曰東
國藎臣只有朴淳而亦不使安於朝廷淳若去國則
朝廷危矣至于今日其言大驗或 以奪人臧獲病其
晩節是則决無之事也當淳兵判之日曺人有貢木
投門者曰軍士贖木例分于司貟之宅故來納也淳
即呵使去之厥後李珥爲判書言於同僚曰國家深
憂戰士衣寒司贍之木亦旣畢輸而猶多未頒處若
此曺所分之木合輸于北邊則可衣一陣寒卒同僚

敬而從之曺人稱之曰朴相李相不取則一撥云是淳不汙而珥不迂處也

李鐸能聽朴淳之言不愛其死擊逐當道豺狼當此之時李山海爲人則惶惑股慄不敢秉筆若使李鐸又如山海懦㤼則淳之說不可獨行而朝鮮一方岌岌乎殆哉 先王睿斷何地可施乎據其迹而論其心則雖塗人走卒昭知朴淳之不爲身謀不爲家計而乃云欲托于戚里並其一生求贊偶王之忠務欲埋掩而身據其右並其一隊赤心奉公之人務欲醜詆而手掩萬目謂淳專政則兄溉不過典一郡表弟

表弟擬誤

高德符號爲廉勤而不過爲監務謂淳植黨則其所
薦進者尚氣槩有廉耻居于東西南北者而非如今
兄弟姻婭並顯者也 重峯丁亥封事
朴淳白仁傑金繼輝李珥方主淸論之日宋麒壽爲
冢宰而不敢供職世積其忿厥子尤惡最以淸議爲
仇讐外與許篈金瞻連姻敢爲誣珥之疏並及於淳
澈仁傑繼輝之徒而每每追陷
論邊患則天威人力俱有累卵之危不啻爪牙之之
而實無腹心之倚必如淳珥之明燭整冠以待邊報
然後倉卒應變庶可措畫

今夫 聖主之用淳政如宋朝之必用張浚浚雖有病痛而許國之心白首不渝無浚則宋朝不可以自立也故浚起則王十朋陳良翰之徒次第收召而萬俟卨湯思退自懼屛黜主張檜議百謀却浚檜賊雖被天誅餘孽致宋不競 聖主亦必慨歎於宋史矣淳之相業雖可謂不弘而忘身憂國之誠臣知其炳明於天日愛善好義之志臣保其顚沛而不諼要其終始不貳之操殊非守愼惟吉之徒所可企及也故力薦匪人要以沮淳之進萬湯心術已露而難掩嗚呼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

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臣故以爲脩韓
純渾澈不在　王之左右則淳之迹恐不能一日安
於朝廷也淳不在位則脩純渾澈亦無可進之日矣
社稷之臣何可易得乎
人謂朴淳爲相無一所事而正色朝端人多畏愼鄉
邑之中未聞有餓死者南塵北警皆欲區處有方而
他人爲相惟以徇貨色訓于百僚民愁兵怨饑饉荐
臻重峯丁亥請絕倭使疏
古人有言曰以天下安危視宰相賢否元衡爲相堂
叢之弊毒及萬姓誅求之患閭里爲墟朴淳爲相一

去堂叅之弊而吏民稍安次絶誅求之患而公議稍行重峯己丑封事

時朴淳爲相引進淸流先生在臺閣主張論議牛溪先生赴召一時士類多聚于朝士氣益勵人皆想望有爲栗谷年譜

朴思菴淳生而穎異色夷氣淸甲科領議政爲士林領袖癸未禍起筵斥三姦兩司劾公 上曰朴某松筠節操水月精神退處白雲溪上壽六十七而卒謚文忠受學於花潭中年事退溪先生晩與牛栗兩先生定爲莫逆友成牛溪渾師友錄

鄭介淸嘗師朴思菴後乃背之及推問排節義論也介淸曰此朱子之說也松江厲聲曰汝何知朱子朱子亦有背師之說耶松江嘗曰介淸未叛之汝立汝立已叛之介淸云 牛溪年譜後說

朴思菴儀容美晳如氷玉詩亦淸峭近唐爲遠接使年僅四十五擧止端雅天使亟稱之旣免相退居永平絶意世事淸苦一節老而彌卲近世大臣進退終始如公者尠矣 李睟光芝峯類說

判中樞府事黃廷彧上劄曰逆賊鄭汝立生出從班人情莫不憤鬱且如朴淳曾爲首輔在 上前面斥

汝立以此不容遯于荒野屢空而卒極可矜愍請依
張㽞江故事賜祭而慰之 上嘉納焉 安牛山邦俊己丑封事
鄭介淸受學於淳淳愛之如子弟幾爲十餘年儒爲
齋郎介淸之於淳義則師生恩猶父子及淳失勢後
介淸反附時人欲掩其跡時往淳家致其款意人無
不痛憤淳猶不疑待之如一介淸往謁淳于永平白
雲山下淳問曰汝自何而來介淸對曰自務安本家
來矣女奴問介淸去就於其僕其僕曰京留廿餘日
今始來此矣女奴曰以何事而久留京中僕曰側聞
谷城有闕吏曹判書約以除授判書卽李山海也未

幾介清果除谷城淳聞之曰介淸本微賤若不乘時附勢難以立身何足怪乎牛山混定錄

思菴乘化已百年而身後狀德文字只有沙相所爲狀至於墓道尙無繫牲之文誠爲士林之欠事久欲以此仰稟於門下祈得先生一語以賁其窀穸而惟是沙狀有踈漏處盖沙狀不過據其家狀而家狀亦不過據思菴之女李氏婦之所謄錄者則無怪其如此也必須備錄其歷官行事以補狀文之闕然後始可爲結撰時筆削之資故嘗搜訪事實草成年譜而未爲定本姑寘之箱篋矣今者堂姪遇輝與思菴外

孫輩見謂已以此事仰瀆白聽幸得印可宜卽速圖不得已玆敢以譜書及沙相行狀謹此呈納倘蒙一二以垂不朽則斯文幸甚李芝湖選上九菴宋文正書

思菴文字事體甚大誠難下筆然敢不策駑以副日者見問回祿之傳謂是今年事故報以無是矣旣而思之乙丁兩年再遭此患其一則發於寢房幸而得滅豈因此而傳者遽邪耶年譜作看庚子中進士時未娶云癸丑正月女生後歸李希幹云而中間無娶妻之文須考而補之如何九菴答芝湖書

思菴文字奉諾已久何敢一日忘也第此老晚年遺

躅多在蒼玉而流寓其間者恐不能無言以是不能
無次且也此間亦有此老軌躅甚分明曾因景和奉
白矣同春每說忠菴實此間人而未得眞蹟故不能
遽議院享此漢尋常慨然頃者使諸少窮搜而始得
之何幸如之第院享疊設之禁方申似不敢生意矣
凡此曲折須商量見教也
三君入黨籍後及僂有光矣自聞羣賢過嶺每誦朱
先生老年光華奸黨籍及朴忠菴何乃光華萃一身
之句未嘗不撫躬而自詫也
忠菴文字并受翻閱矣數日前此老傍孫尋得此老

先墳於此縣而去思菴遺跡實在此地然則合享於
崇院正不可已而朝家以疊享爲禁此爲難耳
思菴文字不但台教如是南士亦更來言誠不欲遷
就而適值事故如許倘趁春前則幸矣且念無狀之
身復入此是非叢中則亦不知如何出場也
思菴文字何嘗不留意也只是大是非所在不敢容
易下筆去歲得見或人與朴和叔玄石書則以何言可
信見斥尤何敢自謂可信於來世而敢爲此大文字
以是益復次且矣今見委速益不知所以爲對也
竊以思菴先生朴文忠公其資質德業非但於國朝

名賢不數人其出處流坎實關陰陽之消長不可不詳書而備錄以與夫牛栗松江年譜並垂不朽而顧先生身後零替未有編輯成書者白沙公所爲行狀旣甚疎漏又多失實終始如此而已則殆無以考證其本末豈非斯文之所共恨者乎不佞竊不自揆有意於此將以備立言君子採取之地而迄今百年之間兵燹累經文籍盡散則其何從得其遺事也曩在史局略見數事於曝曬時初欲謄出覆意雖不謄可以領略故遂止不爲也追而思之無一存者可笑精神之茲昧也竊思吾羙叔其尊慕先正亦必不在人

後而不佞之所與共謀此者又非吾美叔而誰國家史記之秘盖緣有懲而然也若中朝則不然昔王元馭在內閣時令弇州飽看金櫃所藏至於朱夫子所撰伊川年譜則又多據實故其曰見實錄云者錯落一篇之中若此則古之大賢亦不以爲嫌矣美叔其以爲如何前頭閱史之行必一當之如不以爲不可則幸願留之意使斯文不朽之擧得有所賴也所欲考者錄在別幅統惟入照而進退之芝湖與李聾溪秀彥書

辛巳先生於經席以北道比年失稔民不聊生須及時救恤乃進數策廷議以爲迂濶及癸未冬尼湯介之

亂軍無資糧發南軍移粟始謂公有遠筭矣（許九淵所撰行狀草藁）

甲申侍講經筵時鄭汝立亦以筵官從班言不能開導而心甚不正先生以義理責之斥之甚力出語人曰誤國者必此人也其言果驗

司僕諸員之供甚多提調私用之物也先生爲提調一不用之人莫知其所以及癸未尼湯介之亂出貿弓箭以備軍用

朴相國淳清修苦節人莫能及作相十年無闕失退居于永平其間適自在之意孤苦拔俗之標可謂兩

備李濟臣清江瑣語

奉別朴吏曹　　歐天使希稷

鴨綠江留別三首從通事二子來說也自知潦草不文附此聊見區區之意耳

丈人標格清如王我一見之眞瓊樹萬斛珠璣未可量凌雲志氣窺玄度五色當年夢彩毫縱橫變幻稱人豪蓬萊閬苑久知名曳裾王門冠諸曹豈其夙盟結海表我來歌驪同趨走褰裳從之不憚勞挂我留臆無時了王孫恨別惡芳塵多情別我留河津何當分袂解臂去兩兩無言空愴神海山使者爭來送相

看負弩前驅衆痛別尊前酒一盃長風萬里誰堪共
容子謾歌行路難故人猶唱出陽關浮蹤去住終何
定莫嘶方書駐客顔潮頭氷鉄塞上雲洞庭海國從
此分人生多少不稱意膠漆于今歎離羣

奉別遠接使朴大宰大人 二首戚天使憲

久識高名翰墨林相逢海外喜知音談天咳唾皆成
玉擲地文章可當金鶴野秋風千里道鴨江夕照百
年心無窮別後相思意獨把淸詩盡日吟

江浸雲根樹影秋生離不忍向汀洲三旬車馬同來
往幾度篇章共唱酬情爲病軀眞灼艾別從臨水更

登樓此心應與蘭舟繫歲歲年年綠水頭

奉別遠接使朴大宰　王天使璽

余奉使東國東國以朴大宰充遠接使逆于鴨綠江歸復送之江之滸而別焉大宰自號思菴行間以思菴請記余時方馳驅西歸弗暇聊述短句用發一笑以慰別懷云

朴氏東之彥清標逈出塵銓衡明藻鑑文館重儒紳
跋涉忘脩道忠勤効遠臣相逢又相別遙憶在江蘋

平遠亭十詠為朴議政賦亭在羅州　黃天使洪憲

錦水春風長鰕鱸西江落月浸蘼蕪扁舟一曲漁家

倣燦燦繁燈暎白榆　右西江漁火

天空木落萬峯秋伐木丁丁澗道幽幾處樵歌淸嘯發還疑鼓吹下山頭　右北山樵唱

千頃澄湖一鑑光曲欄徙倚賦滄浪蒹葭兩岸西風急無數飛颿亂夕陽　右孤浦飛颿

芙蓉萬仞揷天靑月出晴光擁翠屛十二欄干花影亂曉來淸露滿空庭　右月山晴靄

碧月雙池菡萏芳淸風吹入酒巵香佳人雪藕絲牽袖露冷荷衣枕簟涼　右雙池菡萏

蘆花飛雪滿汀洲風葉蕭蕭葦荻秋坐對月明雙渚

白一聲漁笛起沙鷗　右雙渚蘆花

明月羅浮曉色新暗香疎影水潾潾誰家玉笛橫江弄無數梅花落早春　右梅園曉月

露葉煙梢翠欲迷清風時度畫欄西年來已結琅玕實爲待丹山彩鳳棲　右竹逕清風

石磴雲林鳥道盤西山日落萬松寒虬枝亂影穿明月閒倚孤亭拄杖看　右松巒落照

楊柳春風拂岸斜晴空飛絮亂梨花灞橋幾處看離别無限人間感歲華　右柳巷飛絮

平遠亭十詠　王天使敬民

余旣已宣　詔成禮偶覽勝泛舟漢江乃領
議政朴君持其家平遠亭十景名義示余冀
題以詩顧方爲旋計何詩爲重違朴君之請
遂據其景各賦一首卽格調不形勿恤也
江流西去浩無邊渺渺波紋錦屛姸煙火漁人依岸
迥夜瀼倒暎水中天　右西江漁火
綿亘靑山十里餘亭邊一望迥幽虛乾坤寥廓堪長
嘯直北樵歌重啓予　右北山樵唱
縹渺靈區傍海東蒼茫江水入湖中颿動波間船弁
進阻行豈是石尤風　右孤浦飛颿

兩霽危峯欲挿天遙空晴靄共澄鮮日落東看山下
白隔林明月已高懸　右月山晴靄

雙池亭外曲相連長日澄波映碧天況有芙蕖時爛
漫雲光水色共爭姸　右雙池菡萏

西風江上莽蕭蕭別渚晴分二水遙秋日蘆花十餘
里居人錯疑六霙飄　右兩渚蘆花

往日曾吟東閣梅不期亦向北園栽踈影暗香堪索
笑月明疑是美人來　右梅園曉月

江上名園逈不羣孤亭閒寂書氤氳傍簷綠竹千竿
在只爲王猷愛此君　右竹徑清風

亭倚層巒天畔懸長松凝翠晚逾鮮雙雙玄鶴時來集中有童顔駐世仙　右松巒落照

繞亭夾路柳依依風絮飄時似雪飛堪擬當年陶靖節端居長日掩柴扉　右柳巷飛絮

寄朴和叔　金河西麟厚

和叔分携久高明想日新裁詩聊有寄吟鬢怕寒春

同朴進士和叔夜詠三首　林石川億齡

偶識神仙骨頻臨小洞天心肺照氷玉山影暮侵筵

方寸介于石浮影焉得侵松根坐超忽明月是知心

白璧元無纇蒼蠅苦見侵君看和氏刖千載使傷心

次思菴韻　李栗谷珥

江海晴光浩無垠數間茅屋返沉淪適來轉覺　君
恩大城市山林一樣春

奉別思菴相公　白玉峯光勳

是非當日謾崢嶸信史如今筆法成金櫃副藏王跡
地堵觀儀成相君行恩兼許暇鄉關是寵及追先荁
木榮身致太平期曉夕百祥天爲擁歸程

上思菴先生　李體素春英

先生勳業在黃扉晚歲林泉返釣磯身老簞瓢猶樂
道興隨魚鳥已忘機當時北闕虛前席此日東山有

衮衣何幸吾生陪杖屨舞雩風月詠言歸

題晩節亭在洸州南門外　辛白麓應時

一曲溪山萬勝專繞亭松樹政堪憐千章擁翠層雲合十里聞聲爽籟傳不獨大材棟樑用須看正色雪霜前相公佳篇寧無意取比他年晩節全

次松崖上思菴領相韻　趙重峯憲

冬溫南國見梅顋此日難堪望北辰多士幸瞻河海量　聖君方倚股肱人十年宵旰求治切一代仁賢問孰親無限民咨言不盡還朝須致太平春

次松崖韻上思菴台座二首

南士欣欣繞竹林　兩朝元老幸逢臨牽衣共說軍
民苦願致仁贊共盍簪
經綸十載隔雲丘魂夢依依兩地悠非不願公留信
宿要看東國萬年休
西臺寺遇朴習讀成堅夜道退溪思菴事甚詳
三首
二老先凋炙未親逢公恍若見元賓喜聞中國欽風
雅樂見東方領搢紳可靜南夷威北狄庶容賢士慰
愁民九原可作悲無榮恨之嘉謨爲主陳
盤桓高寺感秋逢聞得先贊二老風箕範茫茫人底

處傷時憂國自忡忡

退谷先生難進時思菴大老獨賢之高山仰止人多語平仲如何不忸怩

挽思菴　成牛溪渾

世外雲山深復深溪邊草屋已難尋拜鵑窩上三更月應照先生一片心

湖亭憶朴思菴　鄭松江澈

江上高臺春草深仙游往跡杳難尋若非跨鶴清都去正是騎星故國臨

聞思菴相公訃音有作三首　尹月汀根壽

玉立鵷班映搢紳襟懷水月淨無塵人間上相調元日物外幽棲脫鞅辰身歷畏途兼寵辱詩鳴大雅儘淸新居然一疾成千古留得高名滿海垠

狀元文彩早飛英直節淸風世盡傾黃閣幾年調鼎地靑山晚歲戀 君情漁竿自是經綸手蘿月非關隱遁名幽閒遠傳還訝夢異鄕東望要吞聲

歸程燕薊渺長途消息驚聞爽氣徂袖裏篇章猶宿昔世間存沒更嗚呼牛頭灘上文星暗山海關前塞月孤舊兆新居千里隔不知何地奠生芻

會葬思菴先生次絕筆韻　成滄浪文濬

百年肝膽淸溪水千古聲名太史書惆悵靑山埋玉
罷晚林歸騎踏寒淤

哭思菴先生 二首　　安楓崖敏學

兩雪正淒颯俄聞天柱摧　兩朝勳業著一代位名
巍世事雲與滅昇沉鳥去來白雲餘舊隱門掩長秋
苔

痛哭思菴老風流一代英文章駕班馬學業慕朱程
節操松筠苦精神水月明丁寧　天語切千載想儀
形

有感思菴先生　　李東岳安訥

相公風裁動朝紳隔代無因奉面親聞說拜鵑窩高下
路古墳寥落卧麒麟

題思菴先生詩集後　李溪隱廷立

入己上天歸玉清詩從擲地響金聲白頭門下儂猶
在開卷那堪淚眼明

次思菴集韻贈楊萬世　李月沙廷龜

高人仙業白雲阿人去山空但有家誰把遺篇傳出
世定隨流水與桃花

次韻　金南窓玄成

荆扉竹屋倚山阿曾到思菴仙老家仙老如今蓬島

去澗邊惟有手栽花

次韻　車五山天輅

碩人遺跡只嵒阿過客何曾識舊家流水出山雲萬疊春來還恐失桃花

有感　權石洲韠

君不見思菴朴政丞家居冷落如山僧君不見松江鄭相國百年行己能清直豈但寒餓困一生復令子孫無地耕環碧堂虛成草萊拜鵑窩高破空蒼苔洛陽車馬何喧喧紆青拕紫皆賢才爭將毀鄭作階梯誰肯譽朴生禍胎朱門峩峩臨九衢一夫顧眄千夫趨

斲來寶玉山岳崩漉出明珠滄海枯雖傳仍雲億萬
世金帛爛用無時無

思菴先生延謚宴會韻　李白軒景奭

氣槩平生夢想中至今門巷見淸風庭階未托靑氊
業宅相猶存白髮翁錫號揔緣逢　聖代傳神宛似
接明公𢠝前華嶽千尋聳不覺高堂赤烏空

拜思菴先生遺像　李靑湖一相

斜陽駐節炭江濵再拜來叅院宇新縹緲玉屛瞻氣
像依俙水月想精神斯文不墜天何喪末俗猶乖道
必伸悵望千秋因起感重吟　聖主得賢臣

蒼玉屛二首　金農巖昌協

牛頭淵下相公村松岸維舟是廟門蒼蘚蝕題餘古壁綠波如酒漲窪樽神傳蜀像宗臣廻屛聳閟山大隱存曠世心期余不隔幽棲况共一溪源

丘壑巖廊道孰該風標應以漢唐來急流身已輕台鼎窮谷名猶列斗魁春暮哀鵑還哭廟天空白鶴不歸臺秪今尚憶風雩興恨未曾隨浴詠廻鵑窩鶴臺皆古跡

玉屛拜思菴先生眞幀　李寒圃齋健命

鳳逝龍亾已百年至今遺像尚依然淸風後代人無繼萬壑千巖鎖夕煙

訪蒼玉屏　李陶菴縡

夜宿楊門驛朝尋蒼玉屏窩空山寂寂炭轉霧冥冥
溪水侵樽石巖楓落廟庭精神千載後寒月照虛汀

玉屏書院　閔貞菴遇洙

高秋霜露洗前林遠客來時日欲沉古廟肅瞻遺像
儼危樓徙倚暮山深百年道學無前後數曲溪流自
古今世事益艱入已遠悲吟中夜獨沾襟

蒼玉屏　南雷淵有容

芳樹千章覆石瀾飛英散入褐袍寬蓬萊石上初回
席丞相祠前為正冠草色遙連金水碧松聲高並玉

屛寒平生喜道鯈魚樂莫向苔磯下釣竿

拜鵠窩舊墟志感　　俞松湖彥述

先生不是愛林巖投老歸來此結菴炯炯一心千載下樹頭初日照澄潭

玉屛書院　　金石堂相定

錦里仍祠屋蒼屛是洞門風霜一氣浩山斗七分尊逝水情何極滚林路不昏懸知千載下松月照窪樽

思菴先生文集卷之七

思菴先生文集跋

弘濵世家在漢陽城中藏義洞裏少小與同伴兒童數輩乘間竊入思菴相公第宅歷循階除瞻仰軒楣旣而見庭中列植盤松兩株柯葉交翠童童蒼古守者言相公平日所朝暮盤桓撫玩以寄寓趣造退食之暇不知日之夕而露沾衣也當時稚昧不省詢問遺風餘韻而猶竦然起敬至今五十餘年着在心眼夢魂猶數眯焉今者光山牧伯趙公翕如氏以相公遺稿見示且屬以數語跋尾弘濵敬受以卒業詩調清高不俗讀之令人怳若致身於蟾宮桂宇吸沆瀣

而餐瓊漿也因記平昔丈老巵言吾東雖古稱詩學
而率皆以蘇黃兩陳爲法其於開元以下不能窺闖
門閾而齊其肴胾焉至　明廟朝詞翰蔚興最以能
名者不一其人而崔白諸公風調鏗鏘擲地作金玉
聲今其殘芳剩馥沾漑詞壇其視塵腐臭穢何翅霄
壤相公早負清流雅望起自東山賁飾皇猷文章事
業輝暎竹素朝野嬪嬙所傾嚮注想至今幾百年而
猶未已焉其咳唾珠玉落在人間足以快心目而爽
牙頰焉夷考晉唐源流所自相公實先倡之耳抑因
此有感于中者在晉謝安石負蒼生重望卧東山幾

年一起而建不世之功如使當時無泥水之役特一
閒雅歌酒客耳相公身躋泰平外內帖然無所事事
平居頤養嘯傲以沒其身若一起而當安石之世則
其英名偉烈勒鍾鼎而光簡策者豈必在古人之下
哉今就其陳編咀嚼玩味想像歆艷姑以數語書于
卷末歲在戊子八月下澣迎日鄭弘溟謹跋

嗚呼思菴相公之殁六十年于今而其文集尚未鋟
行此實吾東文苑之一大恨也盖相公庭階寂寥青
氊無托只有宅相李公瀞七八年前爲相公迎謚余
與其席焉未幾宅相亦逝其子李使君文望爲徵序

文於不佞投示遺稿前後踵余門甚數今且屬諸完山通判徐侯必遠而繡梓申前懇益切又請刋定其可疑之篇章余問徐侯有戚分乎曰否徒以慕義而爲之耳余曰慕相公者何限而徐侯獨能之文苑之大恨伸矣序則吾何敢韓愈氏之言曰後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爲之後焉相公之集之傳也固無待乎後進之士而淸陰金相國爲之引述相公平生甚悉玆非負天下之望者爲之後者歟卽何用贅說爲哉序猶不敢況敢容點竄於其間抑顧掛名卷尾爲榮乃還其卷而附之以管見曰相公從花潭而學焉其

聞道也早退溪之所深許栗谷牛溪之所敬重其造
詣可想繼儐華使華使高其標榜則名聞於四海矣
逮事 宣祖宣祖特加華衮則事光於千古矣鋤去
奸回而秋霜乎鯁議端委廟廊而砥柱乎頹波舒卷
隨時進退以義一丘一壑以終其年君子之生斯世
也其所樹立赫赫如此則自足以不朽矣餘外文章
之傳不傳又何必論也然而仁義之人其聲藹如也
故有德者必有言其言可則則自不得不傳也余嘗
擊節而咀嚼之殆二儀清爽之氣盡爲相公之所有
而發而爲詞遺芬馥郁餘響鏗鏘諷諷乎開天以上

之音讀之覺牙頰間有沆瀣氣殊非煙火中語也昔
昭明太子序陶靖節集曰有能觀淵明之文者馳競
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余於
相公文亦云抑余有所感慨於心者矣白鶴一去玉
屛寥落拜鵑遺墟成一茂草之場幸而二三子相與
經營爲立數楹覆之一把茆將以俎豆之而尚未之
尙完誰能出力用相干成魚鳥煙雲亦必爲之悽悵
矣噫歲壬辰季秋前領敦寧府事完山李景奭謹跋

重刊跋

右思菴朴文忠先生遺集原續六編嗚呼以先生德

業事功爲百世所宗仰而文獻盡逸於家禍徐公必遠始以府尹剞劂於全州者不能十一於百千而又板毁無傳爲士林所慨恨訥齋後孫願休源應旣重刊訥齋集又蒐輯先生遺文古事幷原集將入梓乃屬直弼述其事嗚呼士有三不朽而德功言之幷立爲難以故尚論者必道德名節文章事功兼有而不偏方可謂備矣若先生妙齡求道傳習于訥齋六峯就正于退溪花潭又從栗谷牛溪講論名理雖尊賢取友陶成敦德而苟非先生天資純粹可以大受亦何能斯焉取斯如魯之君子哉稱人之善而必本其

父兄師友厚之至也夫以石室序其稿華陽銘其墓
發揮引重無復餘蘊詎敢贅一辭之贅乎盖先生至
行天植居喪盡禮如高柴顏丁逆黜權姦廓清朝著
如徐華亭引進善類共奬王室如司馬涑水志切君
民責難陳善如陸敬輿謝世長往没身嵁巖如范景
仁文章在先生爲糟粕而亦原本經術非務采色夸
聲音者比也寂寥篇什出於斷爛之餘若未堪爲不
朽之圖然德功俱立言在其中詎可云三者之不備
哉噫成德達財終古以爲難雖名卿碩輔代不乏人
或瑕瑜相掩短長相補槩由於學問功小氣質用大

而若考先生言行事業粹然出於天理之正而一節
終始有本有末歷選 本朝廊廟惟先生爲然嗚呼
吾東蔑貞之禍至己卯乙巳而極矣逮 明宣盛際
爲譽髦者誦法洙泗洛建人倫明於上庶民親於下
人到于今賴之者卽先生與栗牛諸賢倡率表準之
功而先生爲士類領袖故厥施溥博如山嶽出雲而
霖雨被四海人謂霖雨之澤而不知出於山嶽之助
烏乎可哉斯集也雖幸得傳於世而猶未足以盡先
生之所存然後有知德者篤論名義風節之所由本
而扶植斯文世敎於無窮則先生之功詎有旣哉顧

休源應於斯集旣効其血誠如此不佞又以托名爲
榮敬書下方而歸之上章閹茂夬之下澣唐城洪直
弼謹跋

思菴先生集捴若干卷板毁不傳者久先生叔父訥
齋公後裔頤休甫徧中外裒求搜羅謀續其傳而力
絀不能者又久焉湖南觀察吾宗炳喬高氏慨然相剞
劂功旣潰成以集有吾淸陰先祖所叙述求小識于
不佞顧不佞無能爲役於玆而所不敢辭者得以載
名爲榮也興根嘗走謁玉屛書院矣山高水長頫昂
有景行之思松筠水月益有以仰認知臣之 聖道

德事功之衣被後人固已焜燿于無窮況吾先祖筆
法之謹且嚴不以一字輕與人焉而於先生則曰生
平慕之所願爲執鞭者嗚呼無加贊矣夫頎休甫之
力蒐遺佚色焦然而不自止觀察公之捐俸梨梓不
以須代凌劂而爲中撤者皆有志斯文而先生之爲
善類宗主於百世之下者彌有光焉是可書也丙辰
仲冬安東金興根謹跋

己卯以後蔑貞而幾不復爲四三十年久而思菴先
生羽儀明廷首斥元兇引進善類重恢世教益彈拈
一時士君子矣而模楷而宗主之矣夫水月松筠是

何等精氣標品而得之於　明主之詡也況退陶之畏友而栗翁諸先正之推轂宜其挺然爲百世師尊贒愚智不肖之所同歸焉則雖此斷簡殘編寥寥之甚其將與天壤俱弊矣然則先生誠正格致之功其於讀書知聖賢事業之爲何事與夫君子小人進退消長所相須大造我而有餘執也然世徒知先生之爲先生又徒知湖南英俊之興自先生始焉而不知荷村訥齋六峯之輝暎乎尹乎家庭塤篪之列爲有開必先之占焉則謏也用牽連書之以寓生平之慕

上之八年丁巳後學楊州趙斗淳謹跋

思菴先生遺稿重刊緣起諸公之跋已詳矣先生品
行德業爲閒世名賢備著於諸先正序述眞夫子所
稱古之大臣也顧何待更贅而讀先生之書論先生
之世不覺慨然以溯先生之斥去權凶也位不過下
大夫且無同志之相應而其黨與盤據甚固猶能一
朝掃除而廓如也及先生當鼎軸李文成公秉銓衡
登庸善類講求治道將以復三古之盛一二纖人皷
唱簧舌爲其所誑誘者羣起而和之竟使文成公未
究大用先生一不安於位遯荒而終身自是賢邪雜糅
黨禍蔓延數百年未已是何以隻手拔巨慝而有餘

者乃反爲一綱所盡於衆君子共濟之日也噫進退消長相推相盪夬之一陰雖剛以決之復生於下而爲姤抑氣數之不得不然而有不容人爲者歟後之志士其必有感於斯彊圉大荒落臯月庚辰後學帶方尹定鉉謹跋

思菴先生朴文忠公歿且二百六十有餘年矣人之誦慕愈久而不衰詩所謂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者非耶先生當 國家盛際逆黜奸兇引進善類允爲一代宗主永垂千古大名猗歟盛哉諡爲行之蹟則先生之諡以文忠眞可謂名實相孚考信於百世也

諸家論撰不爲不多而清陰先生弁集之文吾先子
神道之銘發揮引重最著於世而芝湖李公尤眷眷
於先生事實採摭遺漏續述行狀又編年譜先生始
末頗益詳備矣先生所著詩若文經亂所刋僅二卷
然刋旣久世之見存者無幾板又見失久爲士林之
齎恨矣梅山洪文丈嘗以是集之重刋屢致懇於吾
黨游觀金相公始克宣力以相重刋盖原集二卷而
今又裒輯諸家叙述附諸其後合爲三卷也余於斯
役益驗德義之感人深而高山景行之實爲好仁也
所可惜者芝湖所收遺文若干篇及所編年譜逸而

不傳也噫先生叔父卽世所稱訥齋先生而爲已卯
名賢則家學淵源有自來矣先生繼而名世益大而
著　中宣之際天地間精英之氣可謂萃於一門矣
然先生竟無嗣訥齋後承亦陵替不振天之報施顧
安在哉豈所謂人猶有憾於天地之大者耶先生之
所不朽者盛德大業則文章特其餘事然誦詩讀書
而不知其人鄒聖不以爲可則詩文之出於其人者
又曷可少之哉第其附錄序次不無合商量者而其
中月峯書院合享祭文及德山書院移奉時告由文
見漏於吾先子大全然今考院中古蹟又詳文體則

恐非如游察院文字之雜於程書者也然則今大全
所載月峯奉安文似是月井書院妥享時所撰而大
全誤作月峯也盖月井奉安與月峯合享向時則傳
寫致誤容或無怪且月井專享先生月峯合享三賢
而此文却不及兩賢只稱先生可知其爲專享先生
文也大全之一闕一誤後之覽是錄者宜加詳察也
旣始剞劂訥齋後孫源應遠來徵跋托名與榮故略
書平日所景仰云　崇禎四丁巳菊秋恩津宋達洙
謹跋
舅在　穆陵盛際名碩彙進思菴先生實爲領袖不

佞之先祖巽庵公與先生道義相詡屈伸與同振士氣於消沮扶世道於扤捏贊襄一代聲明之治世之論者皆稱二公之功焉余小子慕嚮於先生者豈他人比哉惜乎其遺稿刊久刓毁印本亦多散佚先生之道德事功淸望峻節　華袞垂褒汗靑昭載於百歲之下松筠水月炳朗照人耳目遺稿之傳不傳固無足損益而世之欲誦其詩讀其書者攷徵無處此後學之所深恨者也不佞今按湖南先生杖屨舊基在於省內而訥齋後孫頤休甫有志士也蒐輯先生遺文古事若干編並原集將欲重刊而力絀未擧一

日來諗于不佞不佞欣然應之曰是固吾夙昔之願也子能首事起余曷不樂爲之助遂措辦貲費付諸剞劂不日告成噫後之學者因此溯繹則論議緒餘咳唾珠玉宛若親炙乎函丈之筵豈非士林之大幸歟頤休甫謂不佞曰以巽庵公之後孫成此先生不朽之擧者事不偶然詎無一言以記之哉以平日尊仰之心幸得托名於遺集之末亦有榮焉何敢固辭遂謹書以識之丁巳仲冬後學青松沈敬澤謹跋

息菴先生文集跋

菴思 一
菴思 二
菴思 三